

李涵秋  
第一名著

哀情小說

姊妹花骨

崔然題

上海  
震亞書局  
出版

總發行所青島西路福海里



# 經售精美社圖章

交際日繁信用益重上至公家文告下至郵局函件均須蓋用圖記蓋圖記卽爲各界諸君信用之代表也本社特聘中西名工精製金鋼玉石水晶翡翠瑪瑙牛角橡皮象牙各種圖章物質堅固式樣新奇裝璜精美攜帶便利並聘中西鐵筆名家專司鐫刻正草隸篆洋文花邊仿古碑文精細商標均可任意選擇價目格外克己雕刻力求進步如蒙

惠顧必蒙諸君欣賞也每購牙章一方送刻二字約期取件不誤表墜牙章自四角起至一元數角止皮匣牙章自八角起至四元左右止備有精圖定價表函索卽寄

本局謹啓

▲代購書籍儀器文具藥品 敝局

爲內地諸君採購各件便利起見特請熟悉上海商業情形者專門代客購買物品如書籍儀器文具藥品等項以及代爲承印鉛印石印五彩商標各種書籍名片文契等件凡內地無從購買及備辦者本局均可代爲購辦價目格外克己其他如內地諸君對於上海新出各品未經明晰如蒙函詢當代爲詳細查明奉覆祇要郵票特此奉告並頌

台祺

本局謹啓

中華民國十五年六月四版

哀情  
小說  
姊妹花骨  
全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著者

江都李涵秋

版權所有者

上海青島路西福海里二弄一五二號  
震亞圖書局編輯所

發行人

安徽朱崇芳字挹芬

印刷者

上海青島路西福海里二弄一五二號  
震亞圖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成都震亞圖書局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雲南震亞圖書局分發行所

桂林 振物書社

重慶 唯一書局

特均

長沙 羣益書社

成都 介文社

約有

南昌 點石齋

漢口 東壁書社

發行

南京 中國圖書局

雲南 新亞書社

代售

南京 南洋圖書局

雲南 邱文雅堂

所售

杭州 古今圖書店

廣州 共和書局

局

中華世界  
各書界

埠書局

局

## 序言

間嘗與友人味慙論男女之愛情曰。天賦人以情。而人每不能善用其情。於是。有以情誤人者。有以情誤己者。有認不情以爲情者。有認情以爲不情者。禍福起伏。哀樂循環。殆至日暮途窮。春婆夢醒。知今是而昨非。雖自慚而無補。嗟乎。情天易老。恨海難填。逝者已矣。生者何堪。溯本追源。胥不善用其情所誤耳。味慙極是余言。而憮然者久之。今刻姊妹花骨既成。以示味慙。味慙讀既。竟掩卷謂余曰。子之論情。其言驗矣。蓋以斯言。弁於簡端。余曰。唯唯否否。囚錄所言如是。雖然。蘅秋先生見之。得毋笑余爲畫蛇添足也乎。

己未夏日醒公序於稼適廬。



# 購廣陵潮諸君者鑒

李涵秋

先生著作等身。其

第一部享盛名的。

即為廣陵潮

自此

出版而讀小說者。幾無人不知李涵秋先生矣。在先生亦自命為平生最得意之作。其價值可想。愛讀涵秋小說。而未睹廣陵潮者。自不可不人置一部也。現第一至

八集完全出版。

第九十集完全文稿久成。

因校對排印需

時。以致遲遲。

現定八九兩月准期出版

定價購一至八集者。計碼

洋四元八角。連講九十集者。共碼洋六元四角。郵費加一。零購九十集每集碼洋八角。自陰歷七月初一日起七月三十日止廉價一月照碼六折。凡直接向青島路西福海里本總發行所購全部者贈涵秋遺像又贈普通布盒。如欲精製布盒每個加洋一角。再贈清道人書會農髻書摺扇三柄零購者照碼七折滿實洋一元贈摺扇一柄。過期概不贈品又不減折代售處不在此例本局印有詳細目錄。及會農髻鄭蘇戡李仲乾胡光緯史銜廬凌暉英向樂毅符鐵年江道藩丁毓英書例奉贈欲索閱請寄郵票二分當即寄奉

總發行所

上海青島路中西福海里

震亞圖書局

謹啓

哀情  
小說

# 姊妹花骨

(江都李涵秋著)

空山無人。風葉亂飛。惟見一輪秋月。當此天地空寥之時。愈顯其晶瑩皓潔。自林際窺人。余室簡陋。不置時計。莫辨漏刻。幸余每晚餐後。必有哭課。今夢覺距余哭課之時。已逾時甚久。蓋夜午矣。肝不寧魂。難親枕席。寒蟬聒人耳鼓。余孤身如鶴。無可排遣。惟有與吾最摯愛之妻。與吾最摯愛之妻妹。相對度此長夜而已。

悲夫悲夫。余年未滿四十。讀吾書者。必意吾妻爲一輕盈窈窕之佳人。足供吾談笑。且疑余妻妹亦何爲而在吾側。叮寧隅坐。得毋迹涉曖昧。嗟乎。使吾妻及吾妻妹果能如諸君之所期。則余亦何至屏絕人世。棄鉅萬之財產。而簞簞處此荒涼寂寞之絕島乎。

蓋諸君習知吾英國自由結婚。不至蹈淫靡之習者。賴由女子具有一種貞靜高尚之理想。然此貞靜高尚之理想。可以束有情之身。而不可以制有情之心。

其效果遂能殺無量數之好女子。吾妻妹其一也。吾妻不忍殺吾妻妹。遂先自殺。詎知仍不足以救其妹。反使汝最摯愛之夫。不復享天地間之幸福。彤管弗得。並所有之琴瑟。亦莫能御焉。哀哀芳魂。能無恫歎。吾書至此。咸恍然於吾妻及吾妻妹。俱已委謝如花之質。浣爲塵土。吾猶欲與之相對度此長夜。母乃嚙語。雖然。余情癡也。殘忍之上。帝能奪吾美人花玉之肌膚。不能奪吾美人冰雪之白骨。余乃取巉巉者。貶以硃匣。覆以繡襦。余敝廬之中。惟此足以炫耀山魃木魅。眼凹頤削。趾細肘枯。無第二人敢于窺視。然荒冥之區。亦無從覓第二人來相窺視。絲絲金髮。爲窗隙幽風所吹。猶是曩昔蓬鬆之態。余設非深言彼等之死。轉不覺欲呢呢呼之曰。吾妻琳娘。吾妹璧娘。已不復能展櫻唇以應吾笑。悲夫。

今世界之所謂情字者。諸君試思果作何解乎。其必以爲異性者與異性者接。〔西人以男女爲異性的〕自然有一種電力。互相激刺。摩盪生熱。乃成黏激。於



是情之狀況。乃得口述而筆繪。至其人已死。電氣亦滅。豈惟電氣。彎眉秀目。纖腕皓股。亦轉轉由腐敗而歸杳冥。彼其情人。至於此時。亦甚不欲以其醜惡之狀。敗我愛念。苟不幸竟目其醜惡。則愛念無有不敗者。此亦情界上之大障礙。無可奈何者耳。荒山一邱。春花無極。此千古美人所以不能常保於愛者之手。終爲黃土所刼奪也。余言及此。余豈忍以吾錐心泣血之愛情。自鳴以傲當世。須知余此時視身外之物。都如灰泡。詎猶沾此多情之名。亦以余之所爲。驚世駭俗。儉父不察。至疑吾不啻肉慾。且骨慾焉。余又何說之辭。然則如上所云。余何如不著此書之爲愈。雖然。光陰者。剎那而已。數十寒暑。吾亦倏然化爲朽骨。並此二骨。鼎側而三。樵夫牧豎。拋擲原野。良是意中之事。天地間不復知有喬基·密斯（自稱其名）母寧已耳。並不復知有琳·娜與瑩·娜者。則吾爲秘天地之珍寶。與盜賊秘其窖藏無異。則余亦安敢以垂盡之身。重絕於天地。古今人往往自知蛻之不可恃。乃復殫精集思。著其所作。俾傳身後。彼寧不知於身後。

渺無所益。然除此亦更無有益於身後者。故寧爲此。尤勝於一無所益而已。余此時之心。正類於是。

余不疾叙吾事。而顧曉曉。知諸君必且有以迂緩責余。嗚呼。諸君特書外之人耳。苟冥目寂想。置身於吾之書中。當知余非好爲曉曉者。卽此曉曉。并不能抒余怨臆之百一。鄰人哭死而哀。余嘗竊議其過哀。諸君不哀吾。猶吾曩之不知哀鄰人。天下事不涉其境。虛構迹象。終不甚似。余亦何怨於諸君。諸君。余名喬基。姓斯密斯。纔已略述之矣。以余此時僻居窮廬。面目如鬼。意不過一饕餮人子耳。苟語諸君。謂余爲吾英公爵約翰斯密斯之長子。必且烈烈狂笑。然諸君狂笑。亦正余所願。以余且不求諒於父母。寧更求諒於諸君。余幼受業於法律學校。雖出自閥閱。而恂恂如貧士。衣服車馬。厭紛華而取朴陋。余父常詈余爲賤種。余亦不自解其何故。但覺欲適吾意。惟朴陋爲宜。天性僻冷。於人落落無所合。一似極寡情之人。然情之爲情。固亦難論。余此時之情。正如未破之柳花。含

蓄極潛。不遇和風晴日。紛析四散。則人亦安從知者。年二十。遂別父母。思擇幽秀之地。研究學問。顧舉世方紛紛探幽繹險。苟有隙區。必闢爲車水馬龍之所。豈能獨爲余留一寸乾淨土。且余之趨向。在青年志士。方重譏爲厭世派。余胡亦自解於人。余乃屏絕一切。裹糧束裝。長辭此如花如火之倫敦。而求得一孤寂之地。斯地名曰玉墩。相傳上古時。產有玉苗。其說甚誕。想亦如支那人謂龍窖先時出龍。今不復出云爾。地去倫敦數百里。無多居人。三五村落。及相去篤遠。雖荒險不見盜賊。憐其貧也。有教堂一所。司村人婚嫁。牆址亦甚剝蝕。涉其地者。使人深肥遯之思。余乃量度地勢。出所攜金鳩工庀材。建屋五楹。樓閣洞廠。拓餘地爲花園。環繞其間。四週編以竹籬。籬外有小溪。新雨之後。泉聲淙淙。雅可愛玩。屋後皆岡巒樹木。森翳。去此三五里。始有居人。蓋居人已避世網。余尤避居人之網。其雅淡之性。殊足資曠。不半年。所植花木。俱已鮮活。竹籬亦不復露有堯眼。緣籐蔓纏覆也。居人見吾。至咸讚嘆。謂得未曾有。當春花秋月時。



余亦任若輩遊眺。慧鬟麗婦牽袂偕來。余不迎不送。視之如林鶯梁燕。余自問林鶯梁燕之來去。又奚有容心者。余一身以外。仍有一應門之短僮。一司炊之老婦。僮曰哈利。婦曰克拉克。頑鈍蠢愚。幾如鹿豕。苟其非頑鈍蠢愚。亦何至爲人之奴隸者。然吾殊愛好之。吾父任吾擇僕。吾擇哈利與克拉克而已。余室設風琴一。古劍一。書冊無數。其實余不善琴。且不善劍。惟以書自娛。斜陽甫墜。涼風徐來。或憩石几。或據樹根。攤卷與古人相見。其味彌永。更劃地作畦。從事老圃。秋菘春韭。覺較牛乳羊肪殊勝。不知肉食者視此如何耳。每歲父必命人囊金來。坐此亦不憂匱乏。父母待子。子雖極不肖。視之則如諸伯仲。且或因其不肖。而憐愛轉甚者。此亦人間極難解說之事。余今日已爲情殉矣。天君寥廓。更無渣滓。所撫膺負疚者。惟不能副父母之期望。其咎甚重。覺速死爲猶幸耳。然此數語。余已自覺其贅。余方叙吾在先所歷之境。而此數語者。適足淆諸君之眼簾。然在吾今日之追叙。最易蹈此弊。是亦勢使之然。諸君遇後有此等語。

者當勿爲吾所淆。須知吾以下所叙。仍是在先所歷之境也。余一日得父書。謂余已壯。宜歸結婚。余啞然失笑。自念上帝生人。惟婦人最輕鄙而難與。余嘗見有室家者。其負累如桎梏。必已有絕偉財產。每月所得。須以足供其衣飾宴會之資。稍不稱意。則牀第敵國。是故吾有寧終身鰥魚。而不願以黃金填此虛牝者。嗟乎。以豔如桃李之膚。使無金錢。遂易恩而爲怨。彼纖纖者。直貨膚耳。貨膚之人。安足與共晨夕哉。以吾家珍寶貨其膚而有餘。其如我之不欲貨何。余乃以書逕絕吾父。且痛詆結婚之無益。意有所偏。語遂刺刺。故知未閱歷之少年。其議論大率如此。及有所試。回憶前齋。更汗涔涔下者。當不乏。如我其人也。父命余結婚。則馳書痛絕。意者余其長此獨處。除階下二三粉蝶相爲雌雄。則并不許花並蒂而木連枝矣。詎知惡之嚴者。一溺之後。則沈陷必愈深。背道而馳者。一經同軌。則騰逐必愈烈。道學之士。見人狎妓。則譏議之。私心亦竊恨其不吾值耳。萬一吾值其顛倒。必倍於狎妓者。余非敢輕致凌誚也。以罵人貨膚。

之人。並其骨而亦貨焉。人之貨之也。以財。余之貨之也。以命。則又豈余十年前。馳書吾父時所及料哉。

然吾所遇者。果爲貨。膚與否。此則余所敢斷。斷誓其必不如此也。惟其必不如此。則余乃有今日。於以知世間庸夫愚婦。其幸福猶不可思議。而不幸如我之所遇。其痛苦較鬻割爲劇。願讀者諸君。有則急思解脫。無則當距離情網。若行星之與行星也。雖然。余之是言。又近悖矣。余結此痛苦之果者。非造因於輕憐密愛。亦胡至是。與美人輕憐密愛。固有血液者之所甘耳。日月不居。余憩玉墩者四年。歲必一省吾父。多在夏秋之交。是年適苦雨。延至八月。均未克啓行。萬杵敲空。一燈照影。此味頗耐。人消受。然以胸膈無物。則蕭蕭者亦復不惡。甫思就枕。忽輾轉不能成寐。強起倚榻。覺窗外雨聲收歇。破雲流月。時來窺人。心扉血潮。陡起陡落。余生平未呈之現象。都如蝟集。意者受魔來暱。固宜先示此兆。凡人不察。惟吾能察耳。母亦如催眠術者言。感情既深。神經系中。彼有所動。此



有所應耶。

余乃悄啓門鑰。循梯而下。甬道綠莎。嬌潤如水。夜步爲余所樂。連夕方爲雨阻。甚苦沈悶。今忽值此新霽。愜余所好。不覺逕自步出籬外。黑山收烟。都如馳馬。星丸月彈。倏隱倏現。眼前陡增無數奇景。緣小溪聽流水鳴。嗚。余之短舟方搖曳柳下。

行不數武。有使余足驚訝者。則此溪中流。忽似橫亘匹練。波瀾經此。微有所激。清冷之聲。由是遂成憂玉。念曩所未見。夜色溟茫。又不甚可辨。方欲掉舟往探。更有絕大異狀。觸吾眼簾而來。不謂今夕之遊。乃真不虛此一行也。

遠道中有黑影蓬蓬。其行極速。索一思議之頃。去吾已僅數十步。余細其目。纔可辨認。知爲一人。或二三人不定。驚爲暴客。須知此村雖貧。苟有更貧於此村者。則此村卽金窟矣。急隱身巨樹。防其闌入。余室。余身始隱。其人己立。余所立之處。一中年婦。深目廣額。囊一女子之首。有畀其足者。則爲雛女。約十六七齡。

以來嬌顫而呼曰娘……是可以斃琳姊矣。遂聞河水之聲爲之一震。浪花猶戲作漩渦。彼碧漪者固不知此漩渦。乃奪人生命者也。使其有知則宜不作此漩渦。彼婦人安得逞其凶鋒耶。

余方懸此異想。婦人與雛女則已竟去。余乃震怒。覺頃間之疑若人爲盜。良不爲過。殺人與劫財等耳。吾旣目擊此狀。是烏可不救者。然救貴神速。而於是溪則尤貴神速。緣此溪泉脈從東山來。勢如建瓴。瀉而不停。其停者深不盈咫。溪底卵石纍纍。可鑑。過此里許。遂匯成大河。迨吾登舟。竊恐玉人之骸隨流竟去。則余將無及。然此思想適足耽延晷刻。余且思且解纜。舟失纜。如人失教。瞬息下流。兩岸菰蒲似恐余不前。瑟瑟作聲相催促。兩久水急。余竊嘆是女子者。必且備鯨鱷曉餐。饑吻之中。詎復生望。偶一凝念。船唇鏗然。如有所觸。

諸君必疑所觸是女尸耶。顧安有此種巧事者。卽余在當時亦疑是女。殊不爾爾。余適才不覩所謂匹練者耶。此匹練也。由竹篾編成。橫插沙際。製作甚巧。一

似預知有今夜之事。

余大喜過望。知能膠舟。是女必不飛越。探身掬水。果觸皓腕。抱置舟中。若舉嬰兒。以其身輕也。急返雙漿。斜睨是女。豐潤而研麗。雙頰微酡。口香沸沸。有酒氣。星眸嬌閉。探懷猶溫。知其病酒。於病溺。嗚呼。飲酒樂也。而死且隨之。纖手持白蘭地瓶。甯知有此境耶。念轆轤路之遠近。且不自覺。非素識門前之巨樹。將逆流不知所終。遐想亦能誤人哉。剛傍岸址。條見一女。馳步越余前而過。目中亦不見余。倉皇之狀。使人憫惻。至余救女處。似欲跣足入水。余初意欲觀其作何究竟。強屏聲息。余知余此時此心。極不合公理。人當急遽之中。而反袖手作壁上觀。猶之沸湯養蟹。觀其旋轉。以爲笑樂。此胡可者。旣而察其意不惡。不復能忍。遙呼曰。女郎女郎欲救。……女聞聲見余。不待余辭畢。折回就余。余視之。卽前雛女。約十六七齡。余殊懊喪。謂是殺人者耳。烏能救人。是時圓月皎潔。光可鑑髮。女郎姿顏。一一畢現。蓋天人也。悲苦之中。不掩其媿媿之致。意世間

甯復有是人耶。憶家有古書。魔女真仙。或彷彿耳。雖然。余初不迷信。世又安有魔女真仙。吾所愛。則魔女真仙而已。余竊竊禱上帝。女郎當不殺人。世固有麗如花玉。而毒如蛇蝎者。吾冀吾女郎。或不如是也。顧余於女郎。初無感情。能使余顛倒者。徒以色故。女子之有色。福乎禍乎。此問題殊難解決。然此女郎之色。則殊爲禍。而不爲福。蓋讀余全書。當知余言非武斷也。

女郎見余舟有人。逕登舟。捧女頰而啼曰。琳姊無恙。旋仰首顧余。謂非喬基先生乎。謝救吾姊。願始終玉成之。妾不能久留。防母詰責。妾去矣。又縱步登岸。馳去。余瞠目結舌。忽不能聲。余豈不能聲者。爲女郎光彩矇也。

私訝女郎殊鶻突。既呼爲姊。是骨肉耳。以骨肉擲與路人。使路人獨任其施救之責。誠令人失笑。然窺其情狀。亦殊不得已。想其芳心。定已爲悲痛所擊刺。余胡得腹誹之。恐更增其悲痛。思念及此。轉自啞然。既謂之腹誹矣。彼安能知者。而恐增其悲痛。余亦多情哉。

余爲種種理想。質言之。爲其爲女郎耳。苟非女郎。余知余斷斷不爲其解免者。況吾名喬基。彼胡知之。審逕從香口中咀含而吮出之。余名實非常之榮。幸余曩猶思易吾名。今既爲女郎品題。則生是名。死亦是名耳。名乎。汝當感激汝女郎也。

迴顧舟中之女。則沈睡如故。余自思當若何措置者。欲歸呼哈利與克拉克。則誰守此舟。嬌顏苟久爲夜風所侵。良亦弗忍。念其軀不甚重。以余之力。持抱可達余室。爰左手扶其頸。右手托其臀。舍舟登陸。宵深無人。余此時之態。幸不爲世所見。女頰貼余膺。芳澤四流。令人骨醉。迷離之頃。已入籬逕。余轉怪路之不知何以不如平時之修也。

過哈利臥室。余大呼之。彼驚醒。瞪視。忽自語曰。夢耳。俯首睡如故。余知其生平見主人。未嘗近女子。余今夕之事。實出意外。無怪其疑是爲夢。余怒以足踐之。哈利覺痛。乃蹶然立。余前良久復問曰。主夜獵耶。挾持者何物。余竊笑。哈利胡

云獵人獵獸。余乃獵人。固知其不信也。余不暇與辨。命其呼克拉克。

克拉克來。余述救女狀。克拉克頗練達。防襲余。乃抱女至彼臥室。覆女而按摩之。謂入水未久。且以酒故。不至受大創。再得兩小時。可吸芳魂。重入世界。無庸延醫。蓋以看護婦自任矣。余命哈利備沸茗。及果點。恐女醒苦飢。余遂蹀躞克拉克室中。監其施救。克拉克室中有余之蹤跡。此蓋第一次矣。平素憎其不潔。今忽念窈窕玉人。且入此室。必非不潔可知。

未幾。女果得呼吸。余大喜。促克拉克速抱置余樓。苟女醒。見臥汝室中。當怒余唐突。毋寧仍投身清流中耳。克拉克聞余言不悅。似怪余言之輕薄。彼者。余亦不恤。不輕薄汝蠢婦。顧反輕薄我玉人耶。

克拉克知余意。未可遽拂。乃抱女如余前抱之狀。登樓。顧余曰。臥主人榻耶。余曰。然。彼又曰。主人將與是女同臥。是榻耶。余觸克拉克語。紅暈雙頰。念倉猝不暇計。女孤男寡。形影相對。良足起人疑謗。強對曰。今夕暫憩耶。距曙不遠。余胡

更臥汝亦難遽去相與厮守明日當詢其居處送之歸耳。克拉克含笑更按摩女兼炙女濕衣。

女醒流眸四盼忽嚶嚶一聲意似索茶。克拉克未及察余則察之甚詳急呼曰茶。茶。且言且起立。克拉克平時素薦鈍今忽矯捷早掣玻璃杯在手持向櫻口余怒視而已。

女兒克拉克驟問娘何在。眸光一閃觸余忽又俯首向壁周視四圍一若訝此屋之陳設不類彼璇闈者。芳心紅潮隨念漲落。余此時計畫已定終不能再讓。克拉克絮絮與女問答奪我此一小時間言語因緣乃急肅躬脫帽咳而呼曰姑娘。

夫以余入世以來除呼父母及兄弟以外曾未有如今日忽迸此二字於齒頰間者。譬如曲人驟按宮商知不甚似心中突突跳蕩念苟能隨風吹入玉人耳膜玉人能解則我於此調固亦能手及視女果似意會薄薄酡顏羞暈融融余

忽觸我頰。亦覺雙顴微熱。意亦絳紅矣。

余此時宜續續敘夜中之事。以告女矣。偶一轉念。恐女疑我爲邀功。且彼中酒當不信其母欲置之於死。苟一不慎。觸惱玉人。或反怒我。我抱孤忠。又安從哭耶。揣度及此。轉成木立。女頗不能耐。揚言問克拉克。此是何地。吾安從來。嬌吭之中。含有薄慍。蓋幾疑我爲暴客矣。嗚呼。天下有履潔懷清。而轉蒙當世之叢詬者。正我今日之謂耳。

余當時乃不得不感克拉克。克拉克婉轉告女以落水。余蕩舟救女之狀。女似追思。謂今夕母誠強我以酒。至謂母因而溺我。則我雖非母出母之愛我。亦正如愛其所出之妹。父死未期。顧安忍贅視彼一塊肉。而將擲與河伯耶。余默自沈思。竊嘆是女之愚。惟其爲非所出。故不愛。惟其欲致於死。故僞不愛爲愛。我雖愚昧。且洞若觀火矣。以是女玲瓏心肝。乃不加察耶。

余以紉繹女之詞旨。故不及再聆其續作何語。忽覩其芳容。若甚感我之救護。



者。乃知適才必有謝我之詞。而我乃不復聞矣。我是時愉快已極。覺能與若人多酬答一二語。實足益神智而愈沈疴。迷離之中。又不知何語爲得。繼乃恍然大詫。謂有重要問題。適足助余之談屑。余乃忘之。余之愚。眞非尋常人所及。諸君試猜余有何問題。足助我之談屑乎。則女之姓名是也。西俗雖忌問姓名。然余則安能忍耐者。乃借探其滅頂之情由。於是乃知女名琳娜。姓福格。生伊父爲吾英著名裁判官。年老辭職。歸隱山邱。早喪偶。晚娶胡特氏。生女瑩娜。琳娜言間。並盛稱瑩娜之篤於友愛。謂鞞鞞棠棣。若膠鶻焉。余曰。是十六七齡以來。髮作蠶絲。而眼波澄澄者耶。琳娜曰。然是名瑩娜。爲吾異母妹也。妹愛我。過於自愛其身。余笑而不答。疑琳娜引賊自衛。而猶據以爲腹心。亦何可怨。余此時亦不復爲彼姊妹辨其賢奸。特余初近女。不料其一默一息。皆足蕩人魂魄。余默祝此小樓者。曷不化爲虛空。虛空之中。僅足容余二人。不飲不食。餐秀色以療飢。襲芬芳以解渴。且歷千載。歷億萬載。永永無既。生氣一盡。或爲塵土。或

爲劫灰。天生喬基。爲琳娜而生。復爲琳娜而死。豈不甚願。願此設想。非惟不可告之琳娜。且並不可告之讀書諸君。蓋未有一接女郎顏色。便發此款深之奇想者。特我當時。殊不能自制其心。謂汝必不可發此奇想而已。徑寸腦筋。果許人長印。此種款深奇想。則亦甚足以消磨歲月。不謂當時。琳娜口中。忽作焦雷。驟劈余腦。則丐余送彼歸也。夫寧不知我必當送琳娜歸家者。願出自琳娜之口。則豈有意絕我耶。余強應曰。唯唯。距曙尙遠。曙則送姑娘歸家耳。夫余述雷。距曙尙遠。則故沈重其聲。一若因我此言。而天卽不復能曙。猶詛咒者之持此一語。祝其成讖也。

琳娜倚余榻。克拉克立榻側。距榻有象皮椅一。斂息而靜坐者。則余也。余有時逗與琳娜言。琳娜或答或不答。琳娜答也。余則亟應。往往惶惑誤解。轉博琳娜一笑。余則樂甚。夫此樂非余所預料。蓋由琳娜身受之禍而來。彼世間少年。對其戚屬姊妹。不能一親肌膚。方寸中忽發一念。謂微幸苟攬變故。則倉猝之間。

或竟得因此一梭女郎之腕。亦未可知。不恤人之患難。而惟已私之是圖。此其人豈復可恕。特余自信非其人。而事竟若出一轍。余甚失笑也。

瑟瑟而譁。譟者非林間之鴉鵲耶。咄爾鴉鵲。汝目胡以不盲。而亦知天之靄然。作曉色也。汝之聲入琳娜之耳。是速琳娜行矣。嗚呼。琳娜果跋履下牀。余急日視克拉克。使其止女。謂曉色清寒。俟日出始可去此而歸耳。克拉克不悟余旨。反促其起。余指掌瞪目。恨吾當日必擇是蠢婦者。今乃收此惡果矣。

余弗獲已。乃語琳娜曰。姑娘歸告母若妹。謂救姑娘者。是一未娶之少年。曰喬基斯密斯。若不棄絕。願與姑娘爲友。則所以報余者已厚。琳娜聆予言。迴眸一笑。續言曰。友乎。母感君德。或命妾等捧讀。能經祝君幸福耳。奚啻言友言畢。曳其長裙。縈繚下樓。克拉克尾隨之。余之雙足亦不覺銜琳娜屐齒之印而下。哈利穴窗偷窺。目不轉瞬。彼豈真知愛好者。村居岑寂。不習見紅粧。見琳娜以爲異耳。

夫在當時。余誠鹵莽。既親見其母施殘毒之手段。而仍容琳娜貿貿然歸。不爲其畫一良策。是余奪諸鯨鱷之口者。仍不免膏其母豺虎之牙。然以余幼稚。誠以留琳娜爲羞。琳娜性亦嬌憨。亦斷不肯以不肖之心。疑其母。觀其坦然無事。而亟亟求歸。蓋可知矣。

琳娜達余室外。忽凝視我竹籬門側櫻花一株。且驚且喜。顫聲呼曰。妹胡以來。豈預知我在喬基先生室而迎我耶。其時曉烟未流。花光如霧。余隨琳娜之眼線。射花而窺。乃見金髮蓬蓬。微映葉下。細腰宛轉。空息而前者。果其妹瑩娘也。瑩娘聞姊呼其名。雙淚被頰。問曰。姊向何處去。妹之來。正恐姊去耳。請速返喬基先生之室。妹將與姊絮語也。

琳娜笑曰。妹癡耶。絮語不於閨中。而向人家作長談。豈喬基先生室。而可久占乎。瑩娘哽咽曰。姊之閨中。是羅刹而已。母方以姊爲魚肉。姊且就之如飴乎。琳娜聞其異。垂首至臆。若理其髻齡之歷史者。瑩娘趣其返身行。且謂余曰。先生

勿罪。余姊妹以事在倉猝，弗容從容瞻顧，更能容余姊妹至先生室以畢其辭乎？余亟應曰：姑娘之入吾室，是余所祈禱者也。儘可長談。若弗絕余者，余且希望作旁聽員耳……余語僅此，余之意則云：汝姊妹惜未必果長談爾。若果長談者，一日可耳，一月可耳，一歲亦可耳。

當是時，四人旋步，踏踏更援胡梯而上。余之室，忽旖娜風流，瓶花欲笑，香風襲裾，錦毯繡褥，新接玉人，溫軟之膝，未審其亦愉快否。余斂笑屏息，靜聆彼姊妹究作何語。聞瑩娘曰：母愛姊如何，琳娜曰：誠不若妹。憶父曾遺綠鑽石一，我既已嵌約指矣，母必奪之以與妹，謂妹弱小，裝束宜華好，我固喜妹，未嘗與妹爭耳。瑩娘哭曰：我奚愛此等珍寶者，玉石之溫安及骨肉，卽如父親之遺產，在理妹不當承受。姊入世早，自宜歸姊，母必絮絮以爲言，日聒妹耳，妹勸母屢矣……言至此，又大慟，更迴首謂余曰：妾幼不識忌諱，妄揚親過，以先生豪俠，能起凶人而噓活之，故不引避，先生勿見哂也。

余曰。余奚敢笑姑娘者。姑娘雖發音於唇。知寸方中亦既碎矣。余苟有一毫不憐姑娘。而弘衷菲薄者。祝他日遇姑娘其人。皆不與余交一言。瑩娘雪涕曰。敬謝先生。瑩娘又曰。毋責妹不解世事。不早爲計。後且噬臍。故殺姊之心。日益堅固。前夕磨刀於廚。霍霍耀人眼目矣。琳娜聽至此。粉面頓失色。驚呼曰。妹……母殆將殺我耶。我父奚往哉。憶幼時隨父遊於野。有獵犬逐余。父以身蔽余。犬去。父猶殷殷詢余驚未。在曩時以爲天下之父愛其女。固宜若是耳。今竟何如。瑩娘泣曰。妹見母如是。妹長號以諫。姊是時方適森林摘花小嬉也。母曰。姑念汝姊妹友愛。不死之於刃。死之於水可耳。妹知不能阻。忽作癡想。折翠竹之梢。編以棕櫚之皮。盡一夕之力。竹之刺手者屢矣……余聞是言。斜睨纖指。果映血痕。益覺嫵媚……瑩娘曰。先一夕。稍置此竹於下游。幸水淺。易爲力。意俟推姊入水。有此竹。闌姊不得逝。妹將背母再來援救耳。余大嘆服。僂言曰。姑娘慧心哉。苟非姑娘設此良策。余卽往救。亦苦不及。是救琳娜姑娘。實姑娘之功。余

何力之有焉。瑩娘又曰：昨夕母出白蘭地，妹防母置醜，故先姊飲，姊是時不賞笑，妹饜饜耶。饜饜則誠有之。苟遇毒，妹且先姊行矣。姊罄三醕，已沈沈入醉鄉，宵深月黑，妹乃偕吾母作殺人惡劇也。

余曰：余在是時，亦怪姑娘殺人以姑娘如此苦心，而以殺人疑姑娘，余之罪良不可赦。尙願姑娘許我懺悔否？則我將於死後受末日之裁判也。瑩娘曰：先生胡以言此？昨夜所爲，不獨先生疑妾，妾至今猶自疑耳。母信姊已死，以勞故歸，竟高臥至此，猶未醒，今爲姊計，若再歸者，是一死不足，求二死也。設母再出他策，妹一時倉猝不及救，姊死，妹亦不復生，是姊死則無以慰亡父，妹死又無以慰生母，福格生之族，不旣斬乎？

琳娜始恍然其母之很戾，不禁哭失聲，謂其妹曰：纖纖者弱息，豈珠顆也，而藏之匣中，母尙不見容，則天地之大，更無我琳娜埋首處耳。妹若多情，任母殺我，則痛者一時，而不痛者無窮期，較之此後蘭焰煎腸，而火龍灸髓者，苦樂何如？

瑩娘聞語。悲不自勝。余雖處局外。而哀亦可知已。克拉克哆口裂齒。其音喃喃。意似呪詛其母。良久。闔室寂然。相對無策。蓋琳娜姊妹甚幼稚。余亦少不更事。若克拉克老邁龍鍾。則尤不足與之商榷大事。譬如牡丹芍。忽經雷雨。而童童枯桑。又不能庇蔭之。則蕊摧葉折之慘。亦惟有任其搖落而已。

是時瑩娘忽毅然起立。斂容謂余曰。此無奈何矣。妾願以一言強先生。瑩娘語至此。忽如骨鯁在喉。格格不能驟吐。且粉腮羞暈。滃然侵入鬢雲之中。聲氣斷續。若甚慚悚者。夫世間一切美人。對於男子。忽作此態。必其芳心中蘊有無限不可告人之隱。不惜傾倒於其人。設非竭情盡愛。又胡肯自玷其身分者。余已驚寵萬狀。預卜瑩娘是語。必足使我愉快。我非敢武斷。蓋美人之所羞。必男子之所快。此種事實。已在情字上訂爲通例耳。

余如迷如憫。通體舒泰。蓋不啻已蕩我之身於美人羞雲中矣。模糊之頃。微聞瑩娘曰。姊之生命。上帝已取而付諸先生手中。敢以弱息相累。俾姊暫藏先生



之室。妾歸而視母。俟母意轉。然後……余曰。使琳娜姑娘暫藏余室耶。卿殆仙乎。若非仙者。胡以能探余占而出諸香口也。我謝卿。我願與卿接吻。噫喜。諸君讀我此數語。當代我惴惴。謂喬基斯密斯。殆樂而失檢耳。胡作此醜態。向至清至潔之瑩娘。嗟夫。我安有是哉。我此數語。當時實僅僅發諸胸臆間。秘諸心曲。初未有一語達瑩娘之耳。我不先敘此種原因者。特與諸君戲耳。

余其時之言。祇有唯唯。其莊敬誠篤。實過僚屬之敬長官。余亦大謬。彼敬長官者。寧能如其敬女子。往往見長官有所命令。則顰蹙若不勝其煩。及歸而奉闈。闈一語。諾之惟恐弗及。固知同此唯唯。而誠僞實大相逕庭也。

涵秋曰。吾書至此。面嘆喬基斯密斯。未能熟諳人情也。彼謂見長官有所命令。則顰蹙若不勝其煩。是言也。足爲至論耶。吾惟見其奉令唯謹。而且不待命令。而先意承志耳。喬基斯密斯之言。蓋世無其人已久矣。

再觀琳娜。則婉戀之態。已若小鳥之依人。非必琳娜不知珍重。忽欲親一漠不

相識之人。殊失女兒之身分。蓋層累曲折之禮。祇能行於平時。不可責之顛沛。白刃在前。水火在後。就可親者而親之。亦正此。窶窶嬌娃。可憐狀況而已。如天之福。瑩娘忽作是言。琳娜亦竟不拒。余之快意。已達極點。又不可形諸面目。祇呼荷荷。筋顫骨動。舉止失常。余非敢有狎邪之念也。衣香鬢影。藉以稍潤我枯渴之腸。彼孤客久曠。能與尋常婦女相對一言。則媿媿之音。或可纏繞孤陽。使不飛越。其情亦猶是也。汝克拉克。若不幸短命死者。至於今日。墓氏松楸。當已拱把。任狐兔穴汝骨耳。亦安容汝撮其纍纍皺紋之脣皮。翕張作嚮。抵死與余爲難耶。

余言及此。諸君又將謂余殆癩發矣。吾輩曾未聞克拉克有所言。而余乃痛詆之。嗚乎。諸君當日誠不在我。此寬徑八尺。長徑十尺之小樓中耳。不知彼克拉克所言。實足使人怒。齧熊熊。直將化此小樓而成劫灰也。彼克拉克。究胡言者。克拉克方聞瑩娘之語。忽張其三角梭之眼簾。故遲滯其音。鄭重而言曰。姑娘。

此殊不能。我主人寧可與琳娜姑娘共處此室者。琳娜姑娘仍宜他往爲是耳。余竊點首冷笑曰。道學哉。姥也。汝竟不得一時病作。或竟瘡癩。乃不先不後。適於此時間忽發。此侃侃之正論。我設非恐琳娜與余娘膽怯者。我定奮拳敲落汝之門齒。看汝猶能聒聒否。噫。好事多磨。我與琳娜猶不能竟謂之好事。特暫相周旋耳。汝竟忽爲魔鬼以苦余。亦何傷心哉。

余深恐瑩娘因克拉克一語而變其方針。從急遽之中。乃忽得一策。轉徐徐謂克拉克曰。汝所言良是。夫以痛心疾首於其言。至不得已。乃僞謂其良。是此亦極艱窘之况矣。余意中直以爲謂汝爲是者。是罵汝耳。汝胡不悟。汝悟。我乃大快。克拉克真以主人服其篤論也。乃自詡曰。老婢之言。安有不是哉。余急續曰。誠是誠是。但我。不且有倫敦之行乎。我行。汝伴琳娜姑娘宿余室。則我與琳娜姑娘兩無瓜李之嫌。汝意慰乎。

瑩娘初聞克拉克語。意亦沮喪。及我是言脫吻。彼甚悅懌。急謂琳娜曰。姊暫居

是我何隙便來視姊妹勿憶家。家不足憶也。今時已宴。我不能久留。脫母疑我者。我尙當籌畫誑語以欺母耳。於是牽其長裙蹣蹣而去。我乃汲汲裹糧束裝。將作長途之征人矣。

余之床褥。雖非窮奢極麗。然以余素愛潔。則沈沈幃帳。頗絕纖塵。今以之籠罩。此如花玉人。或不至污其清夢耳。至微盥盆食器。余均一一布置妥善。叮囑林克拉克善事琳娜姑娘。余雖居京城。此玉墩之中。苟有聞見。汝勿吝惜郵費。必瑣細來告。須知我身在倫敦。而魂夢實夜夜來邏守此室也。

當時余邀琳娜入餐室用膳。用膳之後。余既摒擋一切。並挈哈利同行。哈利今亦十七齡矣。他無所長。惟偷視女子。則雙眸可以歷一小時不瞬。我不知其何以各事蠢蠢。而惟此則玲瓏勝於成人也。他日我不必攜彼同至倫敦。今且不能留此老大間隙。使彼增長其知識。余視此奴如幼弟。教誨之道。固宜如是爾。余爲主人。不得不留客。留客而主人反避。而他往。此亦交際中之奇劇哉。余對

琳娜曰。姑娘居於室中。千萬勿以此室爲余之室。卽謂姑娘之室可耳。余不能親侍姑娘。是上帝仇余。強贈余以鬚眉。假非鬚眉。更何人言之足畏。余今行矣。琳娜若弗解余之所語。卽亦不甚悲惋。轉愍然謂余曰。先生勿以此室爲慮。妾既居是。卽室之主人。一切洒掃照拂。妾胡得辭其瑣屑。先生尙祈早返此地。妾甚愛先生。妾當與先生款款叙別後離衷耳。

余聆琳娜此委婉數語。異哉。彼琳娜竟不知何以謂之避嫌耶。惟不知避嫌。乃益見其心之坦白。他人屑屑於形迹之間者。是皆心曲之中。有不堪問者耳。若吾家克拉克者。吾卜其少年時。其情人當多於吾村之林樹也。

琳娜之臉。渦深深可容一指。語時都含有笑意。一若忘其身受之禍患者。以彼與瑩娘較。一則聰明。一則渾厚。無惑乎小妹之護惜其姊。竟若嬌鳥之翼。敲耳余快。快首途。一步一回首。漸將我一角小樓。隱隱送入秋林之杪。風吹乾葉。時來惱人。轉思此一縷涼颼。或猶得輕揭玉人衣角。未審玉人亦知我在亂山之

外適迎此風而來耶。道旁之漁人獵侶。值此天暮。陸續偕歸。惟我子然一身。乃  
恓惶就道。念至此。鼻已酸楚。設非恐哈利竊笑。我寧不能據坐孤石。臨風雪涕  
也耶。

諸君。我頻年都歸倫敦。則此水色山光。詎非我所習見。從未偶起羈人之感。乃  
今茲此行。忽陡增無限蓬蓬勃勃之離思。此中情事。諸君自能會意得之。無待  
余之詳述。特我殊不解此種幽懷。並無俟他人之教育。而成就之速。反特出於  
他種科學。無怪乎古今來遊子行吟。其寓物感懷。千手如出一律也。

余既登羅約埠之火車。則此隆隆鐵輪。適與我心頭雜念。鞭轡而前進。抵家見  
父母。覺窗前樹影。幢幢猶似去年。惟老父鬚髮皓然。恐蒼白者已多。增數十莖  
耳。兄弟久隔。相見亦殊歡慰。哈利極餽。已與素豢之狗相搏。爲戴父問余學  
問。當有進益。余略答以數語。母恐余勞頓。命余仍入舊居之室。略息少許。余敬  
遵母命。亦稍借此餘閑。溫理我玉墩情事而已。

往歲在家，必耽延一月之久，今才得五六日，便覺室有芒刺，不復容我久住。暇時父母同余閑話，余屢欲將救琳娜一事探喉而出，顧以羞顏，往往甫達舌尖，旋又隨唾下嚥。其實此事殊坦白，有何不可稟白父母者？徒以我含有一種纏綿之思，恐父以余當年拒婚之語見責，事既不成，徒增慙赧。蓋少年時多有此種靦覷，非若猥鄙之子，公然以婚娶窮迫父母，揚揚然不自知其醜者也。一夕家人團坐，僕婢環立，父偶問及玉墩有何奇麗之景，余盛稱余村前之小溪，謂清激可鑿鬚髮。余父浩然興嘆，謂未畜幾時，得遂歸田之志，亦將結廬於是。日夕容與中流，以洗滌宦游塵俗。

哈利恃其主人之寵愛，翹其一指插入脣際，涎流及臂，笑而言曰：溪水誠佳，惜易溺人，有一絕麗姑娘，設非我家公子拯之室中，定爲厲鬼，森立沙際。他物主人或不敢掉舟前往耳。

瞪故瞪視，似怪其多言。其實余心中深以其言爲樂。父果驚問曰：哈利之言不

誣耶。汝果能作此功德。上帝佑汝。余答曰。誠有是。是女極美。余父聞余此言。良久不語。僅撚其垂腹之長鬚。余覺此言大似不端。方深惶恐。乃母及兄弟等甚解人意。續續追問此女若何美者。余此時極欲形容琳娜體態。熊面龐。倉猝之間。又苦不知舉何者爲能刻畫擬獎其髮。又遺其膚擬譽其腰。又遺其足。乃知意中極愛之人。雖竭吾心力而表揚之。及一再凝思。終覺舉者一二漏者千萬。惜余不能文。然卽以文士之多所粧點。猶覺翻若驚鴻。婉若遊龍之未足彷彿我玉人也。

余有姑母名約瑟。絕慧美。惜早夭逝。此父母所及見者。余不獲已。乃舉約瑟爲譬。父母大笑。謂癡兒大會誑語。約瑟之美。甲於吾家。豈此女能望其肩背。余是時甚焦急。忽躍起抗言曰。約瑟乎。以之喻琳娜。則尙可伯仲。若較吾瑩娘者。猶覺望塵莫及耳。

余言甫畢。父忽挺然直立。拍案狂叫。余驚悚萬狀。明知道呼姑母之諱。已近狂



悖。又復醜詆姑母而美他人。宜父之震怒而將痛責吾也。余不禁垂首至臆。若就死之牛羊。專待屠戮者。戰競之中。忽聆父之言曰。琳娜乎。是姓福格生否。其父名特姆。爲吾英大裁判家。國人深戴其德。忽於十載以前掛冠而去。至今杳無消息。回憶當日與彼雨窗剪燭。娓娓閒話者。此景都如夢寐耳。琳娜其時剛四五齡。面目誠麗。時時親余。余常抱置膝間。憶其以粉腕捋余領下之髮。謂刺人如戟。縮手不迭。我與彼父相與狂笑。茲事往矣。乃汝忽遇之窮鄉僻壤之間。抑何奇絕。我老友近來起居何如。爾試詳言之。我或者如見我老友也。言至此。聲氣已極哽咽。眼眶之中。含有清淚。特瑩瑩然。未曾洒墮耳。

老人篤於友誼。誠不似今人之澆薄。若在今人。勢位既已懸殊。一則爲雲。一則爲泥。豈復肯殷殷掛諸齒頰。或恐以爲辱。且佯若素不相識耳。而我於此。忽知我所愛之人。乃適爲老父當日之故舊。誠覺愉快不可思議。乃逕對曰。據琳娜姊妹所言。其父殆已死矣。余父驚曰。特姆死耶。煢煢弱息。殆將誰依。墮水之由。

莫是爲此否。余曰不然。余遂歷舉前事以告父。聆至一半。淚已濕透襟袖。及余言畢。而涕淚更琅琅矣。余母及兄弟亦相與太息。憐此娟娟之秀。而嘆胡特氏黑心符之不可恕也。

父又喟然嘆曰。婦女猥見。殊復可笑。琳娜卽不得彼父之財產。豈遂無人與之論婚。所可慮者。吾國人性之習慣。眼光多小於紅豆。慧兒頑梗。又決意拋棄房幃之樂。我又無督責汝輩娶婦之權力。否者以我家富厚。卽遍撒錦繡。以裹此嬌娃。亦正易易。喬基我卽預信汝斷不肯娶琳娜。汝意中果有他人。不以財產爲輕重。而願儷此婉變否者。

余此時心益跳蕩。以齒自齧其唇。轉轉旋思。暗念余父竟故作此等狡猾之語。以戲余耶。父宵不窺見我。適才顏色。而反千迴萬繞。遙遙以言詞相窘。余未嘗不可慨然相答。謂兒願娶琳娜姑娘。然以老人性好詼諧。或轉正言厲色。謂喬基必不可自寒盟約。則家人環視。有何意味。地上一片錦氍毹。並無窟穴。我又

何從求藏身之地耶。我此時轉與我自訟，謂誰使汝當日言之過甚者。今乃宜其受此荼毒也。

余漸煩燥，默不一答。夫我苟抱前此不娶之主義，自宜侃侃發言，我不發言，正我已默認其事而已。父仍佯笑曰：喬基，此汝父老友之家事，汝奚不答？汝殆爲琳娜姑娘籌快婿耶？余曰：快婿否？父曰：然。余曰：兒此時已不似前此之頑梗矣。兒願……余言至此，實萬分不能逕出諸口，羞暈已籠罩全面。若餘霞之散綺，意者我之所言，父亦當意會耳。及姑母若弟，哄然大笑。彼等雖未告我以所笑何事，而我又早已會姑母兄弟之意，轉使我盈盈破笑矣。

父又笑曰：喬基，吾特與汝戲耳。琳娜不歸汝而誰歸者？故人曙後孤星，即使我無佳兒，亦當竭力爲擇良匹。况汝又曾拯救而抱持之，豈能捨天作之鴛鴦而別求人問之鸚鵡耶？今爲汝計，明旦汝可亟束裝行，適返汝舍，亦正不必瞞其老母。汝逕持吾之名刺，前行晉謁，兼道吾意。汝然後再與琳娜向教堂行禮，既

已不奪其財產。彼母安忍再公然施其蝎毒耶。汝需費用。儘向吾取。汝他日歸家。則歸家。若仍耽幽寂。則玉墩卽爲汝夫婦終老之鄉。吾甚願汝輩長享幸福。吾魂夢乃恬適也。

嗚呼。父母之愛子。乃至於此。雖百世爲兒。亦胡能酬高厚。然父雖囑我。明日卽整行裝。我自防人笑我急色。若故故示人以不經意者。其實返我住室。早料理一切。坐以待旦。秋夜漫漫。使人不耐。然恐我與琳娜結婚之後。則又怨此秋夜之未能漫漫耳。

次日拜別父母。父母予我以金錢。倍蓰往日之數。我仍偕哈利就道。覺火車之輪前何駛絕。今何濡滯。迨下車之頃。已晉山銜落日。野水凝烟。材樹經霜。都成赭赤。余更不覺其含有秋氣。覺此衰柳枯蘆。均盈盈向我破笑。我知此暮山之。外卽我小樓。未審琳娜此時。亦曾斜倚碧欄。看天際征鴻。而增索居之態耶。我已不復能忍。乃謂哈利曰。哈利。汝素健步。汝試先馳回家。對琳娜姑娘報我歸。

來。我將緩緩領略山永佳趣。使琳娜之心預貯一我之小影。然後乃快耳。哈利噉應。早騰蹕雙足。如飛而去。余雖不善卜。余定猜我玉人聞哈利之語。此時已向克拉克含笑斟酌我之晚餐矣。

余適匆匆將抹過前山。參差林木之中。早見哈利又窒息而至。余甚默笑。駭奴殊不蟬煩。既已見琳娜姑娘斯已耳。胡必又輕來報我。想其心中殊爲我慰。喜慶之事。不嫌屢聒上人。知主人不復能責。此又奴輩之常態。哈利仰首。果見我來。猶未改其笑顏。驟語余曰。咄咄怪事。彼琳娜姑娘者。已不復見其蹤迹。悲乎。余此時腦筋滿注喜悅。驟聆其言。殊弗能信。急問曰。琳娜姑娘不在餐室。定在小樓中耳。哈利曰。奴豈不登茲小樓。但覺房中鐘表。鞞鞞之聲依然。若琳娜姑娘。奴能自誓。不曾見其音響也。

余神已憤亂。亟凝斂焦慮。促其氣問哈利曰。蠢奴。汝自不覺。湊會否問克拉克者。哈利曰。問之矣。克拉克猶頻頻向我搓手。謂琳娜昨日已不在主人之室也。

余聽至此。雙足忽顛。萬憂攢心。刺人欲暈。蓋哈利所言。雖不能詳。然而余非鹿豕。已通盤澄澈。可知此事已全爲彼母偵得。自不能容琳娜寄居人家。定已凌奪而去。鍛羽之鳥。更入樊籠。寧再有生望耶。瑩娜瑩娜。汝極聰明者。果亦有能略爲斡旋耶。

余叱退哈利。轉向我居址而行。此一片林樹之場。一霎時間。忽都斂笑。覺滿山陰霾之氣。時來哭人。萬物亦勢利哉。不數十武。早見克拉克佇立門外。清溪之側。猶繫我小舟。不謂此景。此情。都復使人惆悵。我此時步履。癡緩。深恐克拉克告我以不祥之語。其實我既已知其不祥矣。必再以克拉克之言實之。益令我索然氣阻耳。

克拉克見余拱立致敬。余急馳入室。含有一種悲惋。皇急之音。問克拉克曰。琳娜姑娘安在。克拉克轉徐徐謂余曰。憶自主人去後。窗外百合花忽綻兩枝。幽香漫入室中。幃幌至今……余曰。誰與汝絮絮作閒話者。汝第言琳娜姑娘耳。

克拉克曰。誰不知言琳娜姑娘者。特事有緣起。吾不得不從緣起以告主人也。又曰。吾於清晨盥洗既畢。乃至廚下料理餐膳。牛肉乾瘦。殊不中刃。余怫然曰。汝太老諍。我不同汝斟酌庖廚。琳娜姑娘安在。汝一言而決耳。顧安得如許贅語。

克拉克見余焦燥。更默不一語。又手侍側。余曰。如何。克拉克曰。奚謂如何。我不知如何作何解也。余曰。琳娜。琳克拉克笑曰。主人問琳娜姑娘耶。哈奚不早言者。余曰。速言之。速言之。克拉克曰。琳娜姑娘。非雙輔豐腴。而笑時時以袖掩口耶。余曰。汝又贅語矣。吾願汝告我琳娜姑娘。此時在何處也。克拉克聞余是語。始有感觸。忽揚首曰。吾適才不嘗告主人以琳娜姑娘之母。前日已死。琳娜姑娘之妹。來招歸治喪具耶。又笑曰。我誠善忘。我此語乃告哈利者。我疑主人既已知之。故續向主人叙去後情事也。

余此時忽聞琳娜之母已死。覺上帝愛人。誠不可思議。此很毒之婦。乃亦有瞑

目長去之時。我竊爲此婉孌兩雛慰也。夫以人之母死爲幸。細思覺不近情。然我思世間多有此種惡姥。仇其子媳如仇敵人。箠走鬻割。幾若爲姑者應盡之義務。旁觀切齒。拊掌不能因其子媳之賢孝。而不咒其速入地獄。卽如我此時。雖不知琳娜與瑩琇。是否以其母母死爲幸。然我殊不能僞作道學。謂先王以孝治天下。必不可怨詛其母也。余於萬分恐懼之中。忽意外得此奇樂。猶恐非是真境。轉脫口問克拉克曰。汝言確否。克拉克曰。安有弗確者。瑩琇姑娘來時。淚痕猶被粉面也。余曰。噫。瑩娘苦矣。瑩娘苦矣。

余他不暇計。暫憩臥室。取皮酒一瓶。吸而飲之。以蘇適才鬱而不舒之氣。更蹶然起立。命哈利偕余往琳娜之家。如有需余扶助之地。余當竭我能力。貢獻玉人。及至其處。則應門之婢。告我以兩人均不在室。余又一驚。後乃知己扶柩窆於西山之古寺。余轉身亟奔。則所謂古寺者。蒼蒼已接余目。斷碑臥塔。苔蘚縱橫。石壁黝深。刻有鬼像。是時剛值薄暝。狐蹤鱗迹。時時出沒。墟墓間陳死之人。



未審其當月黑風高亦曾凝立墳頭。迴憶生前種種之悲歡離合耶。死者已矣。萬一觸念親愛之生人。不知其有幾許肝腸。能禁此寸寸斷折也。

忽聞寺後隱隱吹來邪許之聲。畚鍤丁丁已舉此方。構藏之無情之士。恐此軀聲。再不復呼吸。太蒼之空氣。音聲笑貌。隨穴俱沈。爲其子女者。寧不淒愴欲絕。余行未數武。果遙見琳娜姊妹。臂着黑巾。攜手洒淚。余迫於彼姊妹之情面。亦正不得不對此新塚。肅然致敬。

未幾已入其門。煤灰布屑頗不雅潔。知其母精於家計。未肯以居處華好。耗其用度。益嘆彼姊妹能出淤泥而不染。殊可愛敬。室上亦有一樓。則爲姊妹臥室。湘簾斐几。花氣脂香。雖非飾以錦繡金玉。殆已不似其母齷齪矣。

余入座。先詢其母病死之由。殊復使人失笑。謂其母無論寒暑。床褥之下。必實以無數克郎。日爲銀質所侵。軀體漸失活動之致。至茲遂一暝不起。而枯臘之手。並未能攜去一枚克郎也。

續又論及彼姊妹將來依棲。余遂乘勢告以我父所語。述至我父論婚一節。早見琳娜俯首向壁。默不一語。嗟乎。我此時誠不知彼爲女子者。其羞澀之態。抑真與僞也。

瑩琇至此。頗爲騷姊快樂。急慫恿其成。謂明日便當延請律師。將先人存儲公家之金磅。畫押與姊。已則飄然一身。將投入學校。苟有成就。不患不能自立。余急曰。姑娘勿然。余父有後命矣。先人所存財產。囑吾夫婦絲毫勿取。並非淺視姑娘。所以成母夫人之志也。

琳娜向瑩琇哭曰。母所以欲死姊者。悉爲此。我而已。若無吾妹。姊之殘骨。久已爲河流淘汰。寧復有今日。幸伯父念先人交誼。恩及弱息。不以奩貨相累。妹再以此見推。則是以人爲小人。而自家獨爲君子。又豈忠恕之道。瑩琇聞語。若有所思。遂慨然曰。諾。

西十一月十五號。爲余與琳娜結婚之晨。余父特於英皇前。乞數月之假。並余

母及兄弟等咸來玉墩。覲行大禮。余母以琳娜家無人。早率僕婢居其家。爲其搦搗一切。

是日清曉。琳娜珠寶燦爛。遂階余同在教堂結婚。村中婦孺數十年來。咸未曾見此等豪富舉動。來觀者萬人空巷。管樂交作。風琴鏗然。牧師命余夫婦設誓。設誓甫畢。人叢中忽見瑩琇手握短鎗。凝立階際。隨其後者。則爲律師。

衆人視線。忽改所注。羣相貽愕。余已默審其旨。果見瑩琇前握其黠之手。清淚泉溢。慷慨而言曰。前日所語。姊固不從。妹其時不與姊辯者。以妹將實行此主義。非空言可以集事也。夫以老父未有遺囑。先人產業。長者承受。法律自有定制。吾母不仁。以愛悖道。妹不幹蠱。是重死者罪也。假使妹有利財之心。則何如當日任姊落水死。既求姊生。復奪姊產。妹擁此金。夙夜疚心。又將何以對衾影也。今在鄰里伯叔之前。已請亞德律師。將簿籍賣之於姊。姊苟有一言辭謝者。則妹願以此槍畢命。其時視吾姊。更將此產讓之與誰耳。言畢。倒持其鎗。逼近

芳膺。嗚呼。諸君。試思此一寸溫香之肉。又奚能與此無情黑鐵。縹緲爲一團者。在余之意。此時無論如何。必慨然允諾其事。而琳娜性素慧直。一似若許瑩琇之言。則且犯天下之不韙。皇急之中。毅然答曰。妹毋然。姊斷：

噫。君子守經。有時不以行權爲非者。自具深意。苟硜硜自是。則不至如我琳娜。殺其妹不止。琳娜之語未畢。而我父若母。及環視之人。均覺其言過慧。必且釀成變故。羣起阻隔。一時喧奴之聲。紛然雜起。豈復料此如潮如沸。羣聲雜作之中。而鏘然一發。足以使人驚懼而慘淡者。則瑩琇手鎗中堅銳之彈子。早已隨一縷黑烟飛射而出也。

我不忘此手槍之製。爲何人始造。造之之時。亦曾料千百年後。有一義俠嬌好之女子。適中此利器而斃。苟料及者。將不使世間有此利器。且天下節烈之女。爲人逼迫而死。果其逼迫之人。適爲一窮凶極惡者。則旁觀猶可得以唾罵。指陳。藉以稍舒鬱勃之氣。奈何妹固大賢。姊亦至聖。以敦厚溫柔之宗旨。釀硝烟。

彈雨之凶機。無論何人讀書至此。必有失聲長嘆者。然而我其時正不得不自詡爲明明手快之一健兒好身手也。

夫當瑩琇初來之頃。吾逆料琳娜必作是語。瑩琇須有是舉。我窺琳娜之音甫發。我早馳至瑩琇身側。思攀其藕臂使之下垂。不欲其以槍口逼近膺際。奈何瑩琇已見我來。更不容展轉。已將機扳扭動。余驟變色。急用生平之力。猛從瑩琇手中將槍擊落。槍甫落地。彈亦飛躍。適從瑩琇裙底疾射而去。此堂盡處一角錦毡。已洞穿一孔。嗚呼。此錦毡者。遂代我瑩娘而死。禍福消息。微乎其微。我至今寫之。尤覺毛髮森戴也。

圍觀之人。萬聲喧鬧。正不辨彼等爲驚爲喜。而獨見我琳娜者。至此已擁抱瑩琇。失聲痛哭。且哭且呼曰。我遵妹囑矣。言下已不復更有他說。而瑩琇聞其姊之所云。乃復斂其沈毅之容。清淚從橫。界破粉頰。亦不禁投入姊懷。哀哀欲絕矣。

我母素來慈愛。今見若姊妹如此。嘆爲得未曾有。乃慨然議曰。瑩琇姑娘讓產之誼。出自誠心。慧兒夫婦不當更有推却。使此婉孌嬌娃。抱有隱憾。惟伶仃幼女。勢不得使其糊口四方。阿姊苟篤手足之情。則瑩琇姑娘者。將來任擇何業。琳娜當資助之。自茲以往。瑩琇姑娘。卽當隨姊而居。種連理之枝於窈窕閨中。則簾櫳亦覺其生色。我爲是言。座中諸人亦許贊成。否母言未畢。而一時拍掌之聲。歡然雜作。瑩琇猶思起而爲辭。琳娜早攬之於懷。屑涕而語曰。母言誠是。妹苟有一言辭謝者。我請以妹所處我者自處。妹見此晶瑩手鎗。猶宛轉在人足下也。瑩琇至此。始不復語。於是我父母兄弟之痛快。克拉克哈利之歡躍。律師之讚嘆。牧師之誠毅。圍觀之人之議論譁笑。俱達於不可思議之極點。而不知中有一人。猶覺心花怒發。肺腑之間。俱合作笑聲者。其人非他。則我喬基也。

祥雲瑞靄之中。竟破此凶霾而去。萬花攢簇。捧我一對玉人。遙遙向余居而來。

酒饌雜陳。賓客錯坐。是日之瑣屑。我不當再累我筆墨。蓋山珍海錯之談。舉酬合盞之禮。諸君早習聞之。卽被浪紅翻。鬟雲綠墮。苟有描繪。亦嫌淫褻。且讀書諸君。誰非經此道而來者。又宵待我絮絮。惟余自與琳娜結婚之後。陡增一重奇想。今轉不能不含羞帶笑。報告於諸君之前也。

諸君讀余書。猶記我在先鄙女子而不近乎。其後遇琳娜姊妹。忽由彼端趨於此端。矯之過深。遂不覺偏之極重。其愛女郎之心。更轉較常人爲烈。我未嘗不知自慙。然當時不過以美玉名珠奇花異草。譬世間一切女郎。猶恐彼美玉名珠奇花異草。不復以人之愛之爲樂。苟竟不以人之愛之爲樂。則我雖含玉於口。擊珠於掌。餵花於懷。摘草於手。豈不深慮觸其煩惱。則我亦奚快。乃自近琳娜之後。時時察其眠食笑語。始渙然釋然。於世間一切女郎。正不惜以其溫香柔潤之膺。持贈我輩鬚眉濁物。方其迴身佯笑。對鏡含顰。在我輩視之。甚自命爲賞心樂事。殊不知彼女郎者。對於其夫。亦正千瞬萬視之不厭。而

料理其衣冠粧束。欲人之見之稱譽讚好者。較我輩更心細也。

著者曰。觀於喬基斯密斯之論。不禁爲之失笑矣。夫喬基斯密斯所言如此。則其人必爲一翩翩少年可知也。然必武斷世間女郎。對於其夫。均千瞬萬視之不厭。母乃非通論耶。疲癯朽物。麻黑老醜。吾未見爲其妻者。亦必珍若拱璧。而妄冀人見之稱譽讚好者也。或曰有之矣。蓋其妻亦必疲癯朽物。麻黑老醜者。余爲鼓掌。

諸君。余之爲是言。蓋有爲而發也。余結婚之後。則父母兄弟。均歸倫敦。我遂另闢一重新居。安我嬌弱之瑩娜。朝夕相見。始猶羞澀。繼漸親暱。往往風前月下。與其姊並肩而立。苟見余來。則笑語忽寂。宛然露其半暝半喜之狀。嗚呼。諸君。今余已驟增無限學問。不似前此愚戇。深信彼芳心之間。亦許安着一七尺男子。特未必此男子卽爲我耳。我後由愛生憐。至與我琳娜攜手入寢。並不復敢使瑩娜偶一見之。恐其默默擁衾。轉多一番懸揣。我深爲其心痛也。



瑩娜與其姊議擬就學於村中馬利亞女校。又以其程度狹小。教員不多。恐未必能有進益。蓋玉墩非都通大邑。所有一切建設均極簡略。瑩娜於是思去此而赴京城。

瑩娜告余。余驟驚絕。次日乃至馬利亞學校。晤其監督。並出多金與之商酌。擴充此校。與京城中等學校無異。然後瑩娜乃附學於是。不至起遠別之感。學校諸人不知余心。祇嘖嘖稱譽我。喬基爲能熱心公益。噫嘻。余乃爲公益耶。若爲私益。則誠有之。彼世界倡言興學興學者。雖與我所趨不同。恐其借公益以償其私益者。則正與余無異也。

瑩娜端莊之中。雜有流麗。窺其舉動。若解情事。若不解情事。日日從事學校。偶逢星期。則與其姊閒坐閨中。或攜手小步。冉冉流光。又度一載。瑩娜則豐腴妍潤。身量益高。想其體育正在發達。而我喬基則心緒如麻。嗔喜不一。時而沈悶已極。則長喟短噫。無復生趣。琳娜每呢呢就我。問我有何心事。嗟乎。諸君試思。

之。我此種心事。又安敢逆半字於舌。而使琳娜知者。惟有支吾而已。

嗚呼。就倫理而言。我此種心事。爲大悖於公理。人非鬼責。殆無能免。然而我能自信。我之愛瑩娜。非有他種狎念。譬如人心所注重之一物。不知若何安置。然後得使我方寸愉快。此時我望瑩娜之得享幸福。如大旱之望雲霓。徒以女子之所謂幸福者。必求其能得一絕好之男子。供其談笑。供其指揮。供其眠寢。我作痴想。遂不惜欲犧牲我之一身。以贈瑩娜。特限於世界禮法。不能竟遂我願。我又非不思爲瑩娜擇一佳婿。然而所謂佳婿者。亦正難言。萬一其人他日稍拂瑩娜之意。瑩娜之痛。正我之痛。至無可言說之至痛耳。

我既強留瑩娜在我之側。遂使我屏棄一切他念。日沈痼於痛苦之中。有時默自怨艾。恨不手刃瑩娜。謂汝何故如是可憎。致欲累人於死。繼而沈思。果如是死者。則殆不負我瑩娜耳。

是故偶一同室相對。我窺瑩娜之目。偶一他瞬。我卽連我眼光。凝視瑩娜粉頰。

澄澄不動。瑩娜見余如此。往往嫣然一笑。天乎。我誠不知瑩娜此笑。得母含有深意否。我又不敢遽自相信。我自是遂日日以我兩目爲遞話之德律風。直欲低告瑩娜。謂我愛汝之甚也。

春風無賴。吹綠峯巒。我門前株株垂楊。都已織爲弱綫。芳茵鋪地。捧足如綿。我一寸衷腸。從未能與瑩娜剖白一語。輾轉在中。撐腹欲破。於是思得一策。知瑩娜每日清晨必赴馬利亞學校。我曷不邀截於路。執袂哀鳴。必使瑩娜真知我之愛彼。彼若見答。自足使我暢然滿志。卽觸惱芳心。怒我無狀。我亦可由是腸斷氣絕。不復縈繞此無味相思耳。計畫已定。次日曉露未晞。蓋已遇瑩娜於春。花陰下矣。

余之出也。本探琳娜嬌睡未醒。我遂偷展袞角。悄理衣帶。倏然出門。彼瑩娜者。剛經清溪之邊。徘徊照影。余驟近側。彼以驚訝。遽問曰。奈何早起。余曰。特來訪妹。瑩娜不覺失笑。犀齒微露。掩袂小語曰。日日相晤。又奚用訪。余聆此言。亦覺

忍俊。故故指水中波影曰。憶前救汝姊時。竟自疑妹不肯。至今思之。百罰不足贖吾之罪。瑩娜笑曰。此往事。何必絮絮。余忽曰。瑩妹瑩妹。汝試猜吾爲誰。瑩娜笑曰。哥竟魔耶。汝非吾姊之夫。而妹之兄耶。余曰。兄固不謬。然兄甚愛妹。瑩娜曰。既兄妹矣。焉得不愛。不獨兄愛妹。妹亦愛兄。瑩娜言至此。轉其秋波。窺人灼灼。余此時肺腑。殆已化爲浮烟。飄蕩空際。身似非我所有。不覺漸近瑩娜。：忽聞樹邊馳來一人。手擊余未着之衣。全息而呼曰。曉風甚寒。奈何露立。累老奴步得汗出。：瑩娜至此。忽如俊鶻。轉身急行。簌簌穿花而去。余再視來者爲誰。則又是吾家極可憎厭。慣破人好事之克拉克也。

余此時木立無語。裂其雙背。圓如銅鈴。良久乃發其極怨毒之聲。叱曰。蠢奴誰使汝來者。誰使汝獻此無謂之殷勤。吾卽凍死。曾不汝怨。而乃累汝來送此寒衣。克拉克見余聲色俱厲。良不解觸怒主人者何在。驟退立數步。囁喏私語曰。我奚敢妄愛主人。亦以有愛主人者。故老奴將其愛與衣以俱來耳。蓋主婦探

衾不見主人。意主人或至野外徐步。乃急下床。命奴尋覓。而至此時。想彼正盈。盈膏沐。而不圖施雨露者。乃適觸此雷霆也。

余聆克拉克之言。既畢。乃俯首私念曰。然哉。然哉。吾終料此妬婦必有此一日也。彼雖忠厚。然於尋常居處之間。寧不默窺我與瑩娜之神態。想其私心忌嫉。已非一日。

須知天下婦人性情。儘多良懦。而獨至床第之好。一若必須占據其夫。不能讓他人嘗鼎一臠者。豈知清白自守之律。亦惟汝羣雌粥粥。不能稍越範圍。而妄欲圈禁男子耶。怪彼常於枕邊昵語之時。若真若僞。曾笑謂余曰。君亦愛余妹否。余妹貌誠勝余。余又感妹德。終不忍使其舍余而他去。惜我弗死。我若死者。余定勸妹歸君。而父母之財產。依舊歸妹。豈不甚善。余其時幸甚聰慧。不復能信其語。僅笑其忽作此不祥之言。及今思之。乃知彼妬婦者。口錫密而腹劍刀。實餽我告以實語。彼將必運其酸毒。以釀禍於我二人。噫。嘻。蛇蝎之徒。乃置之。

衽席。我不日悔當日夢魂縈繞於此婦者。適以自愚耶。

余思至此。焦怒益烈。乃不解事之克拉克。猶向余問曰。主人究當體女主意而着此衣也。余曰。蠢奴誰配作女主。彼玲瓏嬌小之瑩娜。乃稱女主耳。克拉克覺余意不善。急轉身行。余怒猶未息。直舉我右足。向克拉克踢去。適中其臀。鏘然作聲。如擊敗鼓也。克拉克負痛狂奔。余亦逕踏步而直入余之住室。遙見琳娜在紅窗之下。握其絲髮。盤作芙蓉之髻。余其時更無一毫之愛憐。虎吼而入。琳娜大驚。期期間余何故。余見琳娜長眉雙鎖。蹙然若不勝其情。余遂亦不忍強暴。而餘怒所及。乃舉案之所設。隨手拋擲。殘花萎葉。如無限蛺蝶。紛然齊飛。然後默不一言。憤倚床榻。

嗚呼。我西歐習俗。重視女子。不啻天人。而余是日之所爲。不儼然成爲支那風俗。凌虐娟娟此豸之手段耶。特以琳娜平素溫婉。從未以驕抗之態臨余。積久成習。故余亦漸漸伸其乾威。幾欲翻我西歐陰長陽消之局。蓋天下事。此進則

彼退。彼盈則此絀。無有能並立之勢。且西歐雖重女權。亦正未嘗無欺負閨娃之事。特不恆觀而已。卽彼支那號稱男尊而女卑。而閨闈之間。又何嘗無雌虎攝威。彼鬪茸丈夫。匍匐而膝行者。且纍纍也。琳娜見余如此。正如驟遇醉徒。無從與之論理。亦遂含怨凝睇。乃回顧克拉克。見其衣猶在手。遽問曰。主人得毋怒汝送衣之遲耶。克拉克冷語曰。遲耶。若再早者。奴定被主人殺却。

余此時深恐克拉克道我路間與瑩娜偶語之事。急裂背相向。喝曰。蠢奴。敢有他言者。定不汝恕。汝謂殺却。則竟殺却矣。言時。拔壁間之劍。握於手中。嗟乎。男兒不能戡亂四方。往往持刀恐嚇閨中婆子者。其小用正視今日之余耳。

琳娜至此。正不能忍。嬌瞋滿面。謂余曰。汝意殺誰。與其殺克拉克。不如逕殺余耳。余恐汝曉冒嫩寒。爲進半臂。不謂由是。乃觸貴人之怒。則天下爲婦而愛其夫者。在在誰非禍機。想曠野之間。終無奇遇。不能竟謂余誤汝好事。我雖蠢愚。亦洞知男子之心。若非所愛過於其妻。則虐其妻者。當不如是之甚也。使余言

不幸而中者。則霜鏢在手。請以頸血濺汝之衣袂耳……言際。遂近余側。余聞其言。婉妙無匹。覺我適才所爲。雖質之吾心。亦難索解。而此七尺之鋒。不禁鏗然落地。然一時又難遽變喜怒。乃由榻遁至余床。掩衾假寐。徒以是夜旋轉路截瑩娜之計策。未能熟睡。晨光熹微。又遂早起。至此困倦已極。轉沈沈深入黑甜矣。

一覺既醒。不復知送此流光。已歷幾許小時。但見牀側之窗。窗外之幕。籠罩斜陽。閃如金葉。而案上瓶花。依舊鮮活可愛。其一類幽香。爲此紗幕所留。蕩漾不去。空房寂然。杳無人迹。知琳娜此時。例在餐室中。理其針繡。特不知其心中。猶與我芥蒂否也。余乃靸履下床。陡覺臟腑之間。殷殷雷鳴。余乃恍然。余之食蟲。方在鑿戰。此雷鳴者。乃其淵淵之鼓聲也。亦不復再累庖人作餐。余知食罐中良蓄有餅餌。此時正濟余急。乃急探視。則顆屑俱罄。始審我先拋諸物之際。則此餅餌者。早罹其劫。而我此時宜食此報也。



幸余飲食有限。廚中有香檳酒。取而吸之。已蘇饑。炤無聊。近座窗側。揭幕遠眺。綠陰如幄。幽鳥時鳴。蓋此窗適對東山。遠岫孤峯。咸收吸而入余目。心神頓爲之一爽。櫻林之下。有雙鹿躑躅其側。茸茸翠沙。襯此灰毳。清豔幾絕塵俗。驗其角趾。知爲牝牡。互相齟齬。使人油然增伉儷之思。轉瞬之間。又忽一來牝鹿。彷彿奇花初胎。年不及歲。而先來牡鹿舍牝就之。遍嗅頭足。若有餘慕。

余靜觀物理。方涉遐想。而深林之中。忽發火槍一聲。羣鹿咸遁。繼見一人跳躍而出。涼帽覆於眉際。跣其雙足。禪短手露。盪握短槍。方更逐鹿而奔。余怒呵止。曰。哈利……哈利。

哈利仰首見余。急垂其手。掩鎗於背。一似其未嘗私行出獵者。其實槍尖雪刃。已過其頂。彼固猶自謂掩飾之工也。余呵之曰。方春生命。正自發達。汝何故肇此殺機。主婦此時。知在何處。哈利曰。奴見偕瑩娜姑娘。伫立庭階。今或歸餐室中耳。余念每日此時。正是瑩娘散課之候。余往往假託閒步。必蹀躞於竹籬之

間以先覩其顏色爲快。兼執腕詢其晚安。今彼忽不見我。芳心中必蘊疑訝。固不知我爲汝萋萋之躬。寧得罪無限恩愛之淑婦。屏床第之樂。以陪汝孤眠之况味。汝若能知余心靈台之中。苟默自誦曰。喬基喬基。汝不願吾姊。吾願婦女。則余雖立時遇此九仞之牆。忽然傾倒。壓我爲粉。我亦大樂。特未知此莊嚴靜好之女郎。果許一杪間忽作是念否也。余且思且行。已下樓而出餐室。餐室之外。週以竹欄。遍植野草。值此斜陽初歇。微風甫生。鬚顫心蕩。咸欣欣有各逞嫵媚之致。不謂是中我瑩娜姑娘。正與琳娜并立其際。而餘馨所拂。自腰以下。均極芬郁。似此幽花。專爲美人特放其香者。微聞琳娜曰。余固諒彼。彼在先時。固未嘗如此也。瑩娜曰。男子之心。固自難測。姊亦未宜事事退讓。世間賢婦之名。甚非幸福。固椎心絞腦。始一博得者也。琳娜曰。余默揣彼心事。頗寶吾妹。妹有言者。彼當不忤。妹於暇日。盍爲我勸之。

瑩娜至此。忽斂其笑容。嬌瞋而言曰。姊言何指。而我乃爲彼所寶。彼所寶者。舍

姊奚屬。若寶我者。或更另有一人耳。琳娜自知其言太急。已甚羞忤。垂首不語。而花間香風。猶飄拂兩人裙裾。窸窣作響。余默念曰。琳娜汝言甚解事。若汝果真有是心者。余今日又何至苦相詬厲。余又甚疑瑩娜。忽毅然辨白。幾不留一毫。間隙明知女郎身分。自宜如是。特恐彼果心口如一。則我誠不如死耳。余此時亦不驚擾彼等。仍退回餐室。故重其步。若甫由後而出也者。琳娜果驚步入室內。笑謂余曰。君已醒耶。奈何久睡。使人不怡。今已逾午膳矣。將再爲君備餐。何如。琳娜一若忘其早晨我與之衝突者。賢婦之賢。使人感激。余亦婉答曰。謝卿憐愛。余固不飢。俟晚餐未遲耳。

余目擊庭外。已不見瑩娜之影。心轉不樂。故謂琳娜曰。卿妹乃未散課。琳娜聞之。探身至窗際。舉其手呼曰。瑩妹瑩妹。晚暇無事。胡以不來閑談。半晌。乃見瑩娜含愁斂睇。慊慊入室。抬眼見余。似若不勝其幽怨者。余曰。吾妹今日乃未至。離外散步。瑩娜似聞不聞。俯身理其裙帶。琳娜怨余羞澀。乃曰。妹今日胡似不

快瑩娜曰。殆將病身。姊試撫吾額。吾覺微熱。言際遂引其首入琳娜之懷。嬌憨之態。若小兒之索乳母者。悲乎。瑩娜年甫及歲。遂喪其親。煢煢依其姊而居。姊雖稍長。亦不甚練達。寒暖遂難自節。彼世有嬌女。宛轉於慈母膝下者。其蒙上帝之惠。良非淺鮮。當勿視爲人間應有之事。而不加珍惜也。

琳娜果口微親其額。驚曰。妹似不適。宜自珍重。苟不思食者。今夕宜但飲咖啡。瑩娜曰。然。吾且歸臥室。略憩。語際遂起。良久忽答余曰。今夕誠未至籬外散步也。於是猩潮上面。散若錦綺。肺管呼吸。頓覺微嗽。急探巾掩其櫻唇。簌簌而去。余乃與琳娜晚餐。蓋余雖未病。覺今夕之不思食。不知胡以轉過瑩娜也。餐畢。余偕琳娜至瑩娜臥室。見瑩娜并不在床。方對壁間大鏡而坐。鏡中之面。適與吾夫婦相見。芙蓉之頰。微有淚痕。瑩娜見鏡中已有人來。急自拭淚。轉身笑接琳娜曰。妹此時何如。瑩娜曰。謝吾姊。他不甚苦。但心志恹恹耳。琳娜嘆曰。時近藻夏。驕陽逼人。嗜學太勤。則亦良足自損。明日命哈利至校中爲吾妹請

數日之假。姊將陪妹小嬉也。

瑩娜良久不語。既而曰。筆墨書卷。殊可消遣。日處閨中。反易積癘成疾。余急曰。妹無堅執。若在閨苦岑寂者。余苟有足以樂妹者。無不貢妹爲樂。東山之櫻花。甚開。明日曷往賞之。余又向外呼曰。哈利哈利。清晨須索向嗎倫學校一行。謂瑩娜姑娘請假數日也。哈利應曰諾。

余蝶躐室中。搜索余枯腸之閒話。絮絮與彼姊妹問答。一時又囑克拉克將余樓上鑛泉水取兩瓶來。一時又命哈利攜手琴而至。旋又自詡蟬翼紗能透空氣。急命取至。爲瑩娜重補其窗。又謂余室中沙發人眠其上。筋骨舒暢。強逼克拉克與哈利扛抬而下。瞬息之間。已將余室中所有。分其大半。實瑩娜之閨。惜余之床。余夫婦今夕猶當眠睡。否者定亦取贈瑩娜。謂此床者。妹睡之。夢魂定恬適也。瑩娜見余如此。良用感愧。琳娜但微笑而已。

琳娜屬余先歸樓上。謂已當親視瑩娜就枕。爲其髮貼。然後乃歸。余默念曰。余

宵不能親視瑩娘就枕之態耶。余此時蓋深恨余當日賦形不能爲女矣。余怏怏歸樓。聚小說數種。略一消遣。見其中有署目爲政治及科學者。余則置之一旁。厭其庸腐。卽偵探社會。亦必不甚措意。惟擇其言情者而讀之。取其能感余心也。故知小說之感人。亦須確與其人身世吻合。然後披卷讀之。乃覺一歌一泣。都非勉強。彼妄加雌黃。謂某書甚工。某書不佳者。皆讒言也。吾今撰此姊妹花骨矣。不知後之讀之者。果有與余身世吻合者否也。

余方作此想。琳娜則已援梯而上。見樓中陳設。忽復疏落。乃笑而言曰。我入瑩妹之閨也。疑其是我之閨。今我之閨。轉似宜居瑩妹。無怪晨間君之怒而拋擲者。殆謂我不稱此閨而已。余曰。卿意何指。我乃不解。惟瑩妹寢否。疾當不劇。琳娜嘆曰。瑩娜之病。非風露所欺。吾揣其情。殆女兒初解情事之徵驗也。余故嘆曰。余亦知之。瑩妹意中。乃未嘗得一情人。蓋其所與游者。皆校中女伴。初未見其與男子爲友。瑩妹眼界亦高貴。玉墩之中。乃無足與爲配耦者耶。琳娜曰。

此事誠不得不怪君。余大驚曰：乃怪余耶？卿言何其奇特！我乃不能相答。琳娜笑曰：無他。怪君丰采過於娟好耳。余至此始稍寧帖。強笑曰：卿太不慎言。使瑩妹聞者，將謂我何？

瑩娜之病積五六日，亦不大劇。但桃花頰頰微覺消瘦而已。一日，瑩娜在室，余與琳娜上樓。午日斜挫，已過東階。長晝沈沈，相對欲倦。琳娜忽曰：瑩妹不知適作何狀，恐又靜坐溫其素讀之書，過勞腦筋，大足與病防礙。性又倔强，殊不聽人言。余曰：卿去捉之。當同蕩小舟入柳溪深處，一吸波光。琳娜曰：我略一盥沐。君至彼窗外，但謂吾索彼閒話。當此麗日……以下我誠不知琳娜更作何語。蓋我雙足不知有誰相促，乃忽如飛而去也。

瑩娜房外有極巨棕櫚三五株，方抽綠蔭，枝葉所蔽，窗幃皆碧。余蛇行驚伏，于而前，欲偷窺瑩娜作何運動，漸至窗外，殊寂寂不聞人聲。意瑩娜得毋外出，遂探身入室，目線所注，頓覺悸蕩，急待返身遁出，而脛趾已非我所有，不復能

動一寸。嗚呼。余殆仙矣。

蓋春風無賴。值此長晝。往往吹人毛骨酥軟。眉目之間。都覺餽澀。我最愛之瑩妹。亦已酣然沈睡於羅幃之中。金髮蜷蜷。覆於耳際。紅衫半褪。露其凝脂之胸。而此葆雷雞頭。隆隆滑膩。口脂鼻息。呼吸平勻。

在我瑩妹。對其肢體。亦直尋常視之。而一入我之目。則其魂魄。殊不知飄落何所。急收攝入竅。又復斗膽欲前。思探手撫摩。其實雪膚花貌。當其未曾入手之前。先則如渴者之求甘露。不獨煩躁。一似不得。且必至死者。及其既得。又淡然相忘。視爲固有。譬之琳娜。我在先。何嘗不寶爲金玉。今日觀之。又何如也。

我一面默想。一面仍凝其兩睛之光。注入瑩娜嬌面。忽見瑩娜蹶然欠伸。嬌慵欲起。而腮紅膚潔。益覺水波融滑。我方諦玩。而瑩娜忽然直前。以兩臂擁抱我頸。我之腮頰。驟與芳膚相貼。覺瑩娜心頭小鹿。旋旋跳盪。彈我欲酥。我此時亦如膠餈經失。殆已融化。



再窺瑩娜。則雙眸微合。似醒非醒。我明知瑩娜此時剛已入夢。假使瑩娜不入夢者。亦胡肯薄其身分如是。余自念值此絕好機會。安能容其剽疾馳去。彼雖幻境。我已卽真。瑩娜苟怨余之輕薄。當先自訟其夢。蓋世界未有不先幻其心。而遂幻其夢者也。瑩娜之夢。明明如是。則其心固可知耳。余至此已不暇審慎。逕抱持瑩娜。至於牀沿。爲解衣扣。瑩娜固不知撐拒。任我所爲。特余之手。不知胡以不若平時之靈捷。亂極而顫。恐懼之心。怦然與愛慾交戰。舌乾津絕。心蕩有聲。覺瑩娜芳膺之間。不過似有小鹿。余則有大鹿無數。且不止跳盪。直待撞胸而出也。

諸君。余與瑩娜之失足。至此已微乎其微。我猛覺眼前紅光一閃。忽停手不動。默念美如瑩娜。不知費上帝幾許布置。其面目始莊嚴若是。得有福者消受之。仍宜輕憐密愛。不負造物造美人心。我顧于一刹那間。嘗此鼎鬪。彼不見愛。固已茹恨終身。彼卽見愛。我尤當體其見愛之心。益加寶惜。我能娶瑩娜。猶可。

言耳。顧奈何彼琳娜也。

凝思至此。心地忽無限活潑。急扯牀側之薄衾。爲掩姣體。其愛惜之心。已如慈父之保護幼女。並無絲毫狎念。遂轉身輕出。身趾剛及牖外。瞥見綠陰之中。娉婷弱影。閃忽卽去。視其身態。固琳娜也。

蓋琳娜囑我往約瑩娜。良久不見我至。盥沐已畢。乃來催促。可知我適才情景。已不能逃其耳目。相見之頃。必須詬誶。此無待言者。然則我究何以質之吾心也。

悠悠彼婦之口。我亦旣百喙莫辨矣。與其負此虛名。徒撻叢詬。則何如逕自實踐之爲愈。琳娜琳娜。汝亦知世間一切婦人。過於防閑其夫。其夫必由畏生恨。由悼生怒。轉移愛妻之心。而屬之他人乎。我今日之暱瑩娜。直謂汝實迫我爲此可也。余遂悻悻。又轉入瑩娜之室。嗟乎。好事多磨。遲爲鬼妬。孰料我瑩娜者。固已擁衾而坐。媚眼猶飭也。

我未審其知我適才戲彼與否。然我之羞顏固已難掩。語竟遂多艾艾。瑩娜見余卽亦不驚。笑謂余曰。君乃何因至吾之閨。余囁嚅曰。特來約妹出遊耳。瑩娜曰。君來歷幾許小時。余詭曰。甫近吾妹。固未久也。瑩娜至是乃忽不語。俯首良久。視其下體所覆之衾。臉渦微泛紅玉。更轉首謂余曰。吾意眠時此衾猶摺疊床際。茲何爲而在吾側。余聆瑩娜之語。默笑不已。強釋之曰。意者此衾良解情事。不忍吾妹中寒。或移就以溫吾妹而已。瑩娜聞余癡論。亦破齒一笑。又曰。君曾見吾夢否。余笑曰。夢固是何物。而乃許人得見妹。大會癡想。瑩娜曰。吾夢更奇。乃夢見……

至此瑩娜似悔其言。羞澀欲絕。故故以手自掠其髮。似欲借此纖纖者護其眉際之羞暈。而嗽益烈。直垂其首至膝。更不容我再觀其嬌面。吾知其嗽者僞也。余不禁步近瑩娜床側。瑩娜聞吾皮履之音。驟仰其首。凝視不瞬。余亦惘惘。凡此情事。在余今日之作。是書任如何調弄筆墨。終未能摹其萬一。蓋男女情好。

凡可以描寫者。皆非至文也。余亦不必殫其焦思。酷繪我當日情狀。但就其實事記之可耳。

瑩娜忽從枕畔取出一物。驟擲我懷。淚遂盈頰。若梨花之帶春雨。盈盈欲醉。余驚視之。則一幅羅巾。巾上紅暈。渲染成綵。斑斑更似絳桃。

吾始恍然。前夕瑩娜覺病。探巾掩其櫻唇。簌簌而去者。則香唾中已蘊此猩血也。余由愛生憐。更不復有所顧忌。雖此時有白刃在前。覺就死乃如膠蜜。遂攬瑩娜於懷。思以吾腮拭其清淚。蓋吾至此。已深信瑩娜許我如是也。

瑩娜復引手阻隔。哽咽言曰。兄誠愛我。余急誓曰。有不愛卿者。……瑩娜曰。止。君勿誓。世間惟善誓者。更無一誓之可信。吾則以爲君愛吾者。宜不復如是。余驚曰。男女之愛。舍此更復何有。我如是者。適藉以證吾之愛爾。

瑩娜曰。不然。愛人者。當爲人計。使妹而爲君玷。於妹則無益。於君夫婦之間。則大有損。君之婦爲妹何人。妹安肯允君之愛。重禍吾姊。姊固吾所愛也。今實告

君君愛妹之心。卽妹愛君之心。惟其愛之深。是以亂之終不可及耳。

余長嘆曰。此理也。誰不知之。特花光在前。竟不許有目者。得以射其視線。余無他恨。余轉恨當日之有目。爲非幸事耳。余敬佩妹言。譬如少婦之守孀。齧指強忍。萬一不復能忍者。妹將何以報我。余詰瑩娜是言。覺爲計甚得。急傾耳聆其更作何語。及迴眸一視。乃琳娜者。已立余身後。

余惶恐萬狀。急捨瑩娜之腕。而倒行數步。腰抵窗下小几。肺葉震擊。轉視瑩娜。則面不改色。徐徐下床。含笑迎迓。琳娜轉凝然不語。滿臉露其冰霜之色。一似驟攫重病者。余固審妒婦之妒。必日煽其雌威也。

余亦不暇再作他語。匆匆遁至門外小溪之側。繞樹百匝。以避琳娜之怒。燄直俟新月上樹。幽虫亂飛。始躊躇返。至餐室。思覓食以實吾飢。甫入其內。則覺煤燈熒熒。萬籟俱寂。蕭條景象。若告人以不祥之事。當接吾踵而來也者。哈利則倚壁假寐。鼻息都如小雷。克拉克矮坐室隅。理其敝籠中之針氈。及見余來。起

謂余曰。主人奚往。今夕吾家之餐。我直欲擬以似井上之土泥。無人肯近其側。至今猶安擱廚間。殆已不溫矣。

余曰。汝主婦奈何不食。克拉克曰。主婦耶。主婦甫在瑩娜姑娘室中絮絮飲泣。想其淚滿腸胃。不復能進牛乳。此時殆熟睡也。余又曰。汝窺主婦有怒容否。克拉克曰。安得弗怒。若弗怒者。曷爲痛哭。余聆其語既畢。寸心良亦惶愧。既而又甚怪琳娜。汝卽妒。亦何至妒及汝妹。念至此。余爲之不快耳。

余謂克拉克曰。且無絮絮有餘餐者。且取以食余。克拉克如余命。余匆匆食畢。方欲再至瑩娜之室。克拉克知余意。急阻余曰。瑩娜姑娘早囑老奴。謂彼已掩門高臥。固不許人闖入彼室也。余日睨克拉克良久。默恨曰。誠哉。汝發一言。不知胡以必觸余怒也。

余不得已。乃返余樓。燈光之下。視線先及床榻。意以琳娜必且負氣先睡。而羅帳雙鈎。床上實無其人。及觀近窗漆榻之上。琳娜乃單衣而臥。是時春色甫闌。

夜寒尤甚。輕紗高揭。東風瑟瑟。吹隙有聲。星眸微合。若不自覺。余亦不禁遽以手撫之。則粉臂如冰。再視案上。置有冰瓶。是廚下冰箱中物。乃空其中。知琳娜且食之也。余大怪愕。豈琳娜忿火中燒。非是不足以祛其煩熱。余此時猶故。故不屑下氣。置而弗理。且自展衾而臥。一夢驚覺。視琳娜終未登牀。余乃不忍。強呵之曰。汝勿如此矯作。乃將以病恫我耶。須知汝卽病者。我亦弗恤。

是時晨光熹微。透入窗眼。几案所置諸物。漸漸由無形以至有形。凡人於此時間。無不天良來復。所有種種惡念。至此都似化爲微烟。旦明之氣。果足以懺悔世間一切罪孽哉。余雖強呵琳娜。而余心中陡覺無限酸楚。念我自救琳娜之後。而一縷情絲。遂復繫繞我兩人之身。惟恐不得一當。及父母允我與琳娜結婚。其時遂覺天地間所有之樂。更無復如我娶琳娜之甚者。琳娜又復嬌柔宛轉。絕不似我英國婦女性質。每每思欲凌駕其夫。月夜憎寒。雷天恨暖。亦足爲閨房之豔福。卽使終身歡好。而數十寒暑之後。彼此終歸怛化。他年隨太空之

氣再化爲人。亦斷斷非復今日。琳娜之與我。是卽縮年成月。縮月成日。而我與  
琳娜之恩好。且復如電光石火。隨瞬消滅。思之能不痛心。乃我徒以彼妹瑩娜  
之故。一往傾倒。不獨枕衾之愛。不復濃摯。且視彼琳娜一顰一笑。都足觸我惱  
怒。彼琳娜之心。方以爲永永終身。不起秋扇之悲。庸詎知其夫乃憎之如仇耶。  
夫男子爲人所憎。誠不足惜。若彼盈盈弱質者。乃不幸而亦爲人憎惡。試代設  
想。寧復有生趣耶。今者。我以暱其妹故。致使彼芳心不怡。我又不婉慰之。且用  
呵責。我固銜齒戴髮者也。而乃狂悖如是。使彼瑩娜知我爲人。乃如此輕薄。寧  
不寒其一寸之心。恐我他日以待琳娜者待彼耶。嗟乎。汝獨不見彼琳娜者。此  
時猶偃臥榻上。脣青面白。瑟縮可憐。我早知其心與俱冷也。

余萬不能自制。遂不禁蹶履下床。牽其呢臂。問曰。汝之意究欲何爲者。六尺之  
榻。寧能終爲汝睡鄉。欲償吾怒。竊不願下氣就汝。今特就汝者。可知汝夫固尤  
未絕汝之甚也。琳娜性格。終是溫柔。至此猶不肯以惡聲見忤。特淚雨洗鬢。片



片凝成春冰而已。聆吾之言。亦遂起身入衾。羅幅四圍。溫熨玉體。臉潮亦漸漸暈作霞彩。又復推枕起坐。親自御其上身薄衫。雙舉玉臂。匆匆理櫛亂髮。旋復就睡。凝脂之膚。更無遮掩。覺其脂肉。較瑩娜爲腴。憶初近彼。柔如棉絮。觸之體微噤也。姣豔如彼。幽怨如此。爲之郎者。苟非鐵石。至於此時。能不置之掌上。溫之心頭耶。

著者曰。觀琳娜此時狀態。喬基尙作是想。觀於後文。可痛心已。

余此時殆無他術。惟有更解衣入衾。款款抒其積愠而已。忽一轉念。憶世間女子。多半以此事挾制其夫。幾欲借陽台雲雨。伸其閨內雷霆。我苟以彼一怒。遂極意交驩之。琳娜不察。或遂疑我竇其肢體。益將奇貨自居。我寧不能力制我一時間之愛。使彼知我之乾威。終不可以有所規制。則我他方之目的。彼或不敢運其阻撓之策。成大事者。務使人莫測其際。我此時之不近琳娜。正我之鎮靜淵默而已。

余計已決。略不一顧。琳娜譬如盛德之士。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我則似之。惜世無采風之君子。苟有采風者。則我今日密室之中。男孤女寡。毫不及亂。謂非人所難能之盛德耶。余乃周視四隅。寂無聊賴。而靈犀一點。忽又飛繞於瑩娜之身。想其春睡初迴。嬌慵未起。清曉無人。良可偷叙。昨日未罄之言語。余乃捨琳娜而悄然。又至瑩娜之室。瑩娜室中。既無鬼魅。又無狼虎。不知胡以一近其闕。而吾心之怔忡。過於驟見異物。足前復却。目左右相矚。疑有人伺我之後者。甫至深閨。忽大聲發於階下。余驟驚絕。視之。則芳草經風。微相搖曳而已。不敢盂浪。微以三指輕擊其扉。使作微嚮。繼低喚曰。瑩……妹……舌拗不靈。唾乾氣促。故也。然終未聞玉音相答。余思之。殆睡沈耶。

果睡沈者。有徑偷入。則亦絕好之佳境。未梳洗之美人。衾枕之香。猶蘊肌理。余欲以此福贈余鼻也。乃輕啓門。捩側身而進。目光炯炯。照耀四壁。覺倒垂羅帳。呼吸不聞。余猶不敢盂浪來窺。擬欲隔此層幃。沐浴香澤。久乃不忍揭幃。偷視。

嗟乎，衾浪猶溫。彼玉人者，更不知遁至何所。余挾重望而來，遂櫻此奇變，惘然如所有失。腰趾酸軟，遂不禁臨顧歛側，倒臥床側。忿怒交併，捶擊有聲。余亦未審余忿怒果何所施也。

微風清颺，窗外似有人聲，由遠而近，聆其語曰：奇耳，殆又偷入瑩娜姑娘之室耶？姑娘性素畏汝，屢瞰其不在，使遍嗅其物，吾弗撻汝者，吾即爲汝奇耳之子也。嘻，來者何人，則克拉克也。奇耳爲吾家所豢之狗名，克拉克聞余捶床，殆疑是奇耳爲祟而已。余聞之頗亦失笑，或世間之爲姊夫者，妄思竊其阿姨，是則奇耳之類耳。

余乃強顏逕出，呵曰：汝勿妄言。瑩娜姑娘清曉奚往者，克拉克見余，良亦惶愧。答曰：自昨宵主婦與瑩娜姑娘絮絮之後，奴居鄰室，遙聞瑩娜姑娘無窮喟嘆，終夕幾不成寐。奴冒星而起，已見瑩娜姑娘盈盈濯沐，奴笑謂姑娘胡以早起。姑娘謂數日不去學校，今更不能延緩耳。奴見其去時，頻頻迴顧窗櫺，若不勝

其愴痛者。奴方竊笑其癡。晚且來此。胡所用其戀戀。豈一去卽不復回耶。

余聆克拉克之言既畢。木立良久。思其所言。可知琳娜不知如何羞辱瑩娜。乃使瑩娜不復安其枕。清曉遂逕去此屋。其頻頻廻顧者。想芳心中尤無窮蕩漾我也。嗚呼。琳娜。汝卽不能容我。分其愛以愛瑩娜。汝咎我可耳。何必於此弱不勝衣之嬌女。而亦苦相見逼耶。汝殆真具有別腸者也。

余無聊賴。乃復登樓。此時直覺天地間之鰥夫。除最樂一身之外。更無羈絆。若我之與琳娜者。是自布縲綬。自箝其足也。胸中無以積怨。覺截臆而出。奮身入座。震作奇響。頭觸牆壁。不復知痛。及視琳娜。則仍未下床。不禁髮指厲聲。喝曰。日已晡矣。我家不慣養此姣婦。似汝矜貴。直合向王宮爲君后而已。余且言且立。思欲來攬琳娜。甫近牀榻。則熱氣驟增。再一逼視。彼琳娜者。大寒之後。繼以大熱。此時膚炙如火。余手偶觸之。不啻洪鑪鐵。十指如沸也。姣顏如日中之桃花。又似近午之蓮。雖復緞赤。然焦香四流。猶復忍苦不呻。背牀而睡。呼之亦

不應也。

諸君若在我往昔之待琳娜。雖偶受風寒。略作嗆咳。我猶爲之終日不樂。苟觀此重病。則驚怛爲何如者。今日雖亦覺其病甚劇。而顧不甚介意。縱不必咒其速死。覺不死固佳。卽死亦上帝之所命。人固無能用其挽回之力者。且又安知非我與瑩娜。有一重姻緣。天乃特取琳娜而去。使我與瑩娜得遂其私耶。凝思至此。覺琳娜之熱度。猶苦不高。而不復計彼柔滑之膚。爲此熱所擊刺。寸寸如刀劍攪割也。……嗟乎。世間用其恩愛。更無逾於夫婦。然其中偶間以他種魔障。則其結局必至於此。我甚爲世間一切如我其人者。失聲痛哭。我吮筆寫之。我涔涔淚下也。

未幾。克拉克亦來樓上。驟見琳娜病狀。失聲驚曰。主婦奈何遽櫻此重病。甚非尋常之苦痛。大似虎列拉之來勢。主人胡猶從容不迫。設不延醫者。疾且不測也。克拉克不待余命令。遂疾按叫人鈴。以呼哈利。

琳娜猶強支其音。嚶嚶喚曰。克拉克謝汝良意。以余此病。似不必延醫。醫來吾亦不煩其診視耳。克拉克曰。主婦奚作此語。須知世間一切鐵漢。惟二豎能鎔之成泥。况弱質盈盈如主婦者耶。方言至此。哈利早躍至樓上。克拉克曰。哈利。汝急至東市延醫士索克脫速來。路間勿貪遊嬉。或折麥穗作笛吹之。嗚嗚也。哈利笑曰。諾。遂返身急奔。余又遙呼曰。哈利。汝可先道經媽倫學校。囑瑩娜姑娘早歸也。

余時故作殷憂之色。當步近床側。婉言詢其疾痛。蓋恐旁觀之克拉克譏我無情也。琳娜見余。伸手執余腕。淚又被粉頰。握余腕愈緊。若寓有無限恩愛者。余此時不禁感動於中。知琳娜并非惱余。其昨夕與余不登牀同夢者。或亦審其熱度已深。不欲入衾灼我也。余與彼並非深仇宿怨。亦遂俯首就枕。其額覺炙唇欲枯。急避不迭。琳娜亦不與余常近。彼釋余之腕。又裹衾而睡。克拉克周旋兩小時。遂下樓備餐。余略就食。登樓問琳娜可思牛乳。琳娜搖首不應。嗚呼。琳

娜自今日遂絕粒矣。

日落崦嵫。哈利甫引醫士索克脫來。余爲啓帳。索克脫審旣畢。笑曰。夫人疾雖劇。然不至有妨生命。余有丸藥一瓶。分兩次清水送服。明日當可望少瘥。余曰。敢問致疾之由。索克脫曰。審夫人脈。似有心事。若不可以語人者。又撻過寒。遂成此變狀。以余藥散之一汗而愈矣。余曰。敬謝先生。遂命克拉克研藥以進。琳娜遠送索克脫下樓。余心亦略寬慰。遂亦暫立門外徘徊。此四壁之暮烟。意瑩娜者。此其歸時矣。

無如消息沈沈。古道行人。雖復熙來攘往。我歷數其人。皆未見我瑩娜之蹤跡。噫。瑩娜殆今夕又宿學校耶。妮子舉動。良是可憎。故故示其親愛於有意無意之間。而一時又復若不解事。至使人懊惱欲絕。我一時亦思僞作落落。欲彼不復能自居奇。奈何彼之落落轉甚於我。豈女兒高貴之態度。固宜如是耶。余良不悅懌。乃蹀躞於余逕之四週。藉釋幽恨。斷橋流水。古木陰崖。至此蒼茫欲絕。

不覺步至前日哈利獵鹿之地。覺余樓窗之中。電燈已開。驟見窗口坐一佳人。俯首似作書字。時時停筆。略作喘息。髮雲散亂。臉暈蒸紅。若不勝其痛楚者。伊何人。伊何人。斯固余妻琳娜也。余念琳娜甫經進藥。宜略休息。取其一汗。奈何。忽扶病坐此窗側。且疲其形神。執筆從事。何以不珍此千金之軀。又見其舉匙入口。顰蹙雙眉。忽忽傾瀉於地。繼而頻頻如是。惜樓下圍以粉牆。余不知其傾瀉者何物也。當時余又匆匆入室。適見克拉克在樓下佇立。余怒曰。汝曷不看護主婦。而乃偷閒於此。克拉克曰。奴何嘗不在樓。緣主婦囑奴暫離其處。彼思靜憩片時也。余目中又見利哈。余忽觸先曾命其道至嗎利學校。僮奴乃不覆命。大是可惱。遽問曰。瑩娜姑娘。胡不歸。哈利笑曰。奴安知者。

余曰。不嘗命汝道經嗎利學校耶。哈利搔首良久。笑曰。主人幾曾命奴者。奴耳中實未聞主人是言也。余至是始悟余命彼之時。彼蓋早已越大道而南。已余不復有所語。再視琳娜。則熱稍減。呼吸益急。神態已近迷惘。墨水淋漓。猶汚書



兒藥匙餘汁。點滴窗側。俯而察之。則此藥者。悉傾瀉牆下草間。知其未嘗一入咽也。余不審其命意。然細觀其痛苦之狀。殊足令人腸斷。至於此時。余乃不禁抱琳娜而失聲痛哭。琳娜微啓其目。宛轉呼曰。余妹安在。余曰。瑩妹猶在學校。今夕想不歸耳。琳娜嘆曰。妮子殊不解事。語畢更不作聲。余與克拉克商酌。須仍延醫士索脫克再來。克拉克謂夜色已深。遲至明曉。想當不妨耳。明日索克脫來。驟見琳娜。便大驚訝。謂病勢胡以驟變。時時引手搔其短髮。若甚恥其藥之不效者。余默念吾英醫士。其程度究什百倍於支那。非若支那之醫。甫解藥性。便貿然爲人診視。設遇疫癘。尤興高采烈。舉終歲無人問名者。是時亦思於擾攘之中。竊染其指。而報館醫士告白之費。驟增入數倍。其狡者且復羅列貴人之名。遍散傳單。以爲之介紹。夫彼貴人者。豈醫科卒業者耶。彼之一言。又胡足重於九鼎。多見其鄙而嗜利。苟不幸而置病人生命於其掌握。是直驅其逐狐狸於地下。更無復有倖生之望者。

琳娜因傾瀉索克脫之藥。而病遂大漸。彼支那之醫。惜無人知傾瀉其藥。苟知傾瀉其藥。則其人之年當與松柏爭歲月之久。特奈何其不悟耳。余不忍索克脫之誤。咎其藥。乃推誠相告。謂琳娜實未飲先生之藥也。索克脫瞿然驚立。謂余曰。疾不可爲矣。疇昔夫人之恙。在腑之陽。是藥力之所可達也。今日夫人之恙。伏臟之陰。雖有刀圭。無能爲力矣。請先生速爲料理身後之事。朝不及夕。難以待君也。……悲夫。余聆索克脫囑吾爲琳娜料理身後之一言。不禁默然腸斷。顧念此如花豔質者。天地不仁。竟不容其盈盈立此世界耶。木立良久。更不知索克脫何時辭我而去也。

琳娜今日暈絕者數次。姣顏火炙。轉側有聲。時時以纖手摸床。若有所按。痛楚之甚。俯首。枕函鳴呼。琳娜者。殆不復能與其親愛之夫交頸。臥此鴛枕矣。偶一清醒。便姣呼曰。瑩妹瑩妹。汝姊一病至此。妹胡忍不一來視。豈幽冥行將異路。並不容與汝一執手爲別耶。妹當不如是忍耳。既而又張目四顧曰。妹竟不

諒吾前宵之言。或舍此玉墩而去耶。悲乎汝姊。言至此。又復昏暈。是時清晝。沈沈相對無策。頗怨瑩娜宵不速歸。遂於案頭抽筆作書。痛叙琳娜待死之狀。命哈利赴嗎倫學校。意其見此。必奔馳吾室而來。諸君諸君。庸詎知哈利歸來告我之言。有足令人魂蕩心悸。而引爲畢生之大憾者耶。

哈利何言。哈利蓋言瑩娜姑娘。前日曾未一至學校。學校諸人方疑瑩娜之在吾室。而吾乃又疑瑩娜之在學校。彼此參錯。苟非今日哈利往詢者。則玉人蹤迹。且不審俟至何時始得發明也。

余此時不快之事。踵趾相接。余亦胡能強制。頻頻搓手頓足。旋繞於樓。默思瑩娜之去。去旣何心。琳娜之病。病又何意。彼姊妹二人之作爲。寧不令人莫測其究竟。此無他。殆相與逼余之命而已。汝輩詎不知余之命。固附汝二人者耶。纖纖弱質。浪跡天涯。旣乏姻親。又無友屬。彼之飄然一往。正不復知棲落何所。且視彼與余之情。雖不十分繾綣。然而眉梢眼角。曾未嘗稍有鄙夷之心。今茲

之行。豈果惱我前日之唐突耶。余意其必不如是也。所可惜者。琳娜之病。彼絲毫未有聞知。苟親見其姊之病。亦斷無決然舍去之理。我思至此。我又深恨琳娜曷不先一日而病也。琳娜之病既革。我心以有所紛。遂亦不復縈情於瑩。意者或待數日而來歸爾。琳娜則時時瞠目苦詰瑩。胡以不來。余此時又不敢逕以瑩失蹤見告。恐傷病者之心。仍與之遷就其詞。百端慰藉。而琳娜若熟知瑩之蹤迹者。嚶嚶涕泣。強謂余曰。君勿見誑。吾知吾妹殆不在此。玉墩中矣。言至此。嬌喘愈亟。良久喘定。又哭曰。嗟乎。瑩妹。汝果出此。吾之死不既冤耶。……風淒日暮。雨急燈昏。茫茫長夜之中。玉人之魂。閃閃欲離。軀亮。克拉克之飲泣。哈利之呆視。至此都無措置。諸君思余此時之心。能弗如剗割耶。俯抱琳娜之肢體。撼而搖之。哭呼曰。琳娘。琳娘。汝忍捨汝最摯愛之夫而長去耶。琳娘經余一呼。旋忽復其呼吸。開目四矚。強支玉腕。攬余於懷。垂死之淚。索索盈頰。雙頰光彩。油然煥發。一似絕無病痛者。余深自幸余之一呼。較丹藥爲神。

驗。齒音所發。能返重泉之魂。設琳娜今後果得不死。余且將余此法。刊入青囊祕冊。爲神效奇方也。及再觀其神態。一似欲有無限言語。舉以告我。而旋起復萎。終無由振奮其精神。此蓋病人陰極陽生。余知其非真有轉機也。乃強扶其頸。含淚問其將有何囑。琳娜斷續其音。哭曰。君乎。妾殆將死矣。……願君善事瑩妹。……則妾。……至此。已嘶不成聲。雙目微瞑。呼吸不聞。嗚呼。琳娜蓋真死矣。

彩雲易散。好月難圓。地久天長。此恨無極。余此時悲愴欲絕。舉生平與琳娜恩愛之狀。都一一堆積心頭。清淚如潮。溢爲江海。又復紬繹其臨終數語。更不知其是恩是怨。假使瑩妹在此。猶可互相慰藉。奈何隻隻孤影。無可與言。則人間最傷心之境。更有如我今日者耶。

不得已。與克拉克輩。摒當一切。幸所不乏者。惟有金錢衣衾棺殮。倍極鄭重。遂葬琳娜於清溪之側。插花蒔竹。清陰蔚然。嗚呼。余固猶記曩日之夜。親蕩小丹。

起·姣·軀·於·水·者·非·依·然·此·湖·光·山·色·耶·曾·幾·何·時·而·生·死·代·謝·人·生·若·寄·興·念·及·此·都·無·足·樂·居·人·不·諒·猶·復·嘖·嘖·述·吾·娶·琳·娜·時·輿·從·之·盛·宴·會·之·樂·相·與·指·點·嘆·息·嗟·乎·益·重·余·悲·已·

余·急·郵·遞·信·函·馳·告·父·母·父·母·恐·余·悲·戚·囑·余·偕·克·拉·克·哈·利·等·偕·歸·倫·敦·悲·夫·余·至·此·時·覺·上·帝·已·驟·奪·我·幸·福·既·慚·且·恨·他·人·接·我·都·足·生·厭·我·設·非·需·克·拉·克·哈·利·供·我·炊·爨·我·宵·不·能·閉·戶·獨·居·而·顧·肯·住·倫·敦·耶·我·此·時·無·他·期·望·惟·日·盼·瑩·娜·之·歸·來·告·以·其·姊·臨·終·之·語·或·得·以·攜·手·一·弔·新·墓·爲·瀉·心·中·無·限·沈·痛·耳·居·則·檢·點·琳·娜·生·前·之·遺·物·脂·香·粉·盞·茶·蓋·藥·爐·在·在·皆·使·我·斷·腸·欲·絕·有·時·反·覆·展·玩·涕·淚·琅·琅·有·時·則·刻·意·掩·藏·幾·願·此·生·永·不·復·見·此·物·嗚·呼·詎·知·於·一·夕·之·間·忽·從·琳·娜·平·日·安·置·珍·飾·一·小·匣·中·得·一·遺·箋·我·猶·疑·是·尋·常·筆·墨·便·趁·窗·外·涼·月·微·光·顛·倒·盟·誦·我·讀·未·及·半·已·氣·噎·淚·塞·嗚·呼·噫·嘻·諸·君·諸·君·抑·知·吾·妻·以·何·因·緣·而·至·死·乎·我·固·不·料·琳·娜·一·死·之·苦·心·而·使·

我百割不足以報我愛妻也。諸君諸君。我今日以此遺書質之於諸君。諸君其能助我臨風一洒血淚也耶。

我最愛之夫鑒。妻自茲以往。不復能事吾夫矣。余之病。非天非災。實妾自爲之。妾之苦心。實妾之癡情。君先不諒。猶疑妾怨懟吾夫。故爲此態。苟不及未死之先。剖此衷曲。則九幽之魂。將長負重罪以去。則安能不忍死須臾。而略述其梗概耶。夫妾之身。父母生之。生十九年矣。某夕清溪之側。早宜畢此生命。而得以遷延不死。又賜我與君伉儷親愛之福者三年。此三年之中。感君之情。倍極憐眷。然妾之感君。而妾君所以生感者。固另有一人。妾夙夜頻頻稱道之。諒君亦所習聞者也。結婚之日。彼其意氣如山。慨然不受遺產。又幾以妾一言而致其死。萬一果死。則妾寧能獨生。事後思量。良用戰慄。及姊妹偕歸君家。而我樂鸞凰。人悲形影。歡娛之際。時復疚心。以男女義嚴。妾雖不敢以兒女之私。玷吾夫與吾妹之清白。然而察音辨色。覺君子溫柔。女兒縷繡。幾如針芥之投合。徒以

妾在妹既不屑蹈私奔之嫌。君亦慄然有懷刑之懼也。妾當時尤未敢自信。恐姻婭之好。本自纏綿。不當遂以燕私見測。然而君對學校。百計維持。而妹亦告我以君子用心。使人感泣。假使不緣親暱。則倫敦之教育。安知其不勝於此村耶。厥後君之喜怒。往往無常。瑩妹笑則君亦笑。瑩妹悲則君亦悲。綠楊陰裏。細語喁喁。克拉克之來。實妾所使。所可恨者。妾囑其窺伺。而彼愚戇。遂至驚破鴛鴦。君之怒髮冲冠。妾亦撫心皇悚。迨君熟寐。妾遂過訪瑩妹。聒之以言。瑩妹雖姑作惺惺。實則蠶繭重重。都成自縛。妾祇有憐。不復能笑。使瑩妹果非愛君者。則猩紅點點。胡爲乎雜咳吐以俱來也。君不記疇昔之在瑩妹室中耶。顛倒衣裳。撫摩肌體。固不知窗外眈眈者。已有妾在也。嗟乎。人之窺瞰其夫也。以妒。妾之窺瞰其夫也。以憐。妾實憐君。勒馬懸崖。重有古人見色不亂之風。而又敬吾瑩妹。侃侃數言。爲吾夫婦計者。言切而旨深也。自此之故。妾愈感佩吾妹。而所以謀成就吾妹者。愈亟。卽夕遂忍恥與瑩妹絮絮私語。欲舉姊妹以事君。而瑩



妹毅然以爲不可。窺其意旨。固不肯奪妾之愛。又以君爲英倫貴胄。犯律再娶。將大有不利於君也。言間遂欲於次日舍此。而他適。以斷恩愛之葛藤。妾再三苦留。方獲允諾。然而妾之肝腸。固已寸裂矣。

私念妾一日不死。則君與吾妹一日不能成就姻好。是瑩妹有救吾之恩。吾轉無報妹之地。覩然人世。復何意味。亟亟返樓。適見冰瓶在案。遂吸而飲之。與萬塊寒冰。佈吾四體。刀劍割無此苦痛。妾忍死承受。惟時盼死期。如歸故鄉耳。妾非不可飲鳩食砒。又恐以暴卒。使人疑訝。轉於吾夫吾妹名譽上有所妨礙。承君之惠。又重爲延醫診視。君試爲妾思。豈有求死如妾。而肯飲回春之丹藥耶。窺人不見。棄之於地。驟病之中。不以爲苦。以爲吾死愈速。則君與吾妹好合。當愈捷耳。區區癡情。雖非正格。然而此中孤詣。尙望世之論人者。勿過相刻責。須知兒女情深。固宜有此一種不可思議之舉動而已。悲夫悲夫。此書發現。當在妾死之後。吾最摯愛之夫。與吾最摯愛之妹。展之誦之。反之覆之。知必有腸

斷氣絕如我今日者。然而妾不僅望吾夫吾妹。腸斷氣絕而已也。果哀吾心。宜速慰我願。嗟乎吾妹。救身之恩。還以身報手足之好。自此而終。琴瑟之音。自此而始。楓林月黑。桐槽沙淒。薄命人朝朝暮暮。遙撐雙睫。盼吾夫與吾妹之幸福也。頭目昏眩。筆重於山。言不擇音。伏望垂察。琳娜白。余讀此書既畢。頓覺五內崩裂。蹶然倒地。及其甦醒。酸淚迸溢。蓋前次之哭。不過尋常夫婦之情。而此則感事銘恩。別有傷心之處也。

此時他事余都不憶。惟憶我曩與琳娜之百篇衝突。狼顧梟音。磔磔作響。無論余今日見琳娜此書。卽無此書。我苟早知其年齡不永。便委清塵。亦不當重使其資恨以沒。況其具此苦心。適與我之怒彼。成一絕大之反比例耶。嗟乎。余此時更有何言者。亦惟相從我琳娜於地下。始不抱此一生之隱疚耳。字迹欹斜。紙暈摺疊。我料此書陸續而寫。非成於一時之頃也。無怪我前日躑躅於樓窗之外。遙見琳娜有似作書之狀。詎知卽成此斷腸文字也耶。窺彼書中之意。猶

不知瑩娜他適。故諄諄以婚姻見囑。方其彌留之際。我告以瑩娜不來。而彼卽謂瑩娜不在此玉墩中者。蓋瑩娜必欲踐舍此他適之言。而忍心以欺其妹。然瑩娜亦正不料琳娜忽而病。病而死也。嗚呼。閨中一夕之談。便成長訣。瑩娜瑩娜。汝他日不歸玉墩則已。苟歸玉墩。其亦有悲天慘地。而無以對此恩深義重之阿姊也耶。

空房無人。帷幙風動。幽階花樹。都似替人寫恨。不復作含笑之態。萬一瑩娜在此。我知其讀琳娜手書痛哭既畢。必且有含羞不語者。禮拜堂之婚儀。宜更有一番點綴。夫余豈遂忘琳娜之情。而又移情於瑩娜。我亦姑成琳娜之志焉耳。固不同世界之喪其配偶者。死者之骨未寒。而縷縷銀缸。又復解襦而笑。彼豈知九泉之下。掩袂痛哭者。更有人在耶。我知琳娜固不如是矣。

地球繞日。旋轉不已。距琳娜之死。忽忽蓋已三月矣。霜淒木寒。衰颯可想。我之鬢髮。已易色而爲星星。我於此三月中。曾致書於我父母。父母亦甚感琳娜之

癡情而遍遣偵探以伺瑩娜之縱跡。我則燈花鵲卜。雁息魚消。望斷碧天之信。而彼瑩娜者。則如石沈大海。更不知從何處捉摸。噫。瑩娜瑩娜。青天之涯。大陸之角。汝殆忍而與之終古耶。

間坐悲君亦自悲。百年多是幾多時。錦瑟無端二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原引古英詩人之詩。與吾社會不甚合。改用此詩。讀者勿謂外人忽能詠我國之詩篇也。）嗚呼。此非人間最傷心最斷腸之境耶。而我適於此錦樣年華中無意遺之。

錦茵繡褥。摺疊猶是當時。而已不復見彼玉人者。坐臥於是。凡接之吾目。觸之吾耳。萬物皆成悲籟。方其寒衾夢醒。模糊之中。猶迴面向內。喃喃呼琳娜小名。一再不答。忽瞿然憶其已死。淚雨如注。往往濕透衾枕。次日遂惘惘如有所失。我亦良感克拉克之意。晦明風雨。彼亦續續舉吾平日所愛。安置吾前。小鳥遊魚。奇書美酒。欲借是以消釋吾恨。悲夫。彼詎知凡人心中。果爲一極不可解釋。

之悲痛。雖任舉他種甚可珍貴之物。皆無足以動其心。況此小鳥游魚奇書美酒。吾一見之。吾又恨吾不能偕琳娜調此小鳥。數此遊魚。讀此奇書。飲此美酒。而淚又盈盈被頰矣。故知世間所謂消遣者。皆其傷心之不深。而姑曰消遣消遣而已。豈有消魂如我。而謂可以消遣者耶。

日復一日。時復一時。刻復一刻。杪復一杪。余之生趣。已奄奄隨此一日一時一刻一杪。逐漸剝蝕。枯燈面壁。消瘦如花。幾謂死者既死。行者既行。碧落黃泉。沈沈嚮絕矣。乃不謂當泣寒嚴凍之中。而一縷陽和。忽盤旋於天地。萬花欲笑。淑氣如新。小鳥游魚。奇書美酒。均不足追回我既僵之魂魄者。而千里之外。一紙之電。足以具此能力。則瑩娜自蘇格蘭所發之電報是也。嗚呼。汝瑩娜固留滯於蘇格蘭耶。我早知其如此。我又安至坐困此枯寂之境。蓋早挾重金以訪汝於其地。汝若不歸。我跪乞之。跪乞不已。我抱持之。固猶肯捨汝盈盈弱質。而飄搖於外。無一可親之人。汝何以度此晨夕焉耶。蓋是日清晨。我方盥洗。癡然木

立靜默不語。而胡梯之聲。忽紇韃紇攀附而上者。則克拉克也。克拉克手執一紙。欣欣含笑而來。我意其又百出其計。以寬慰吾矣。吾略不瞻顧。以爲卽承汝盛情。思有以媚我。而其獻媚之物。亦不過與小鳥游魚奇書美酒等耳。吾不復顧者。汝亦當知我意不在於是。汝勿殷殷反重余怒也。乃吾目若暝。吾耳未聾。忽聆克拉克曰。異哉。此瑩娜姑娘之電訊也。余忽驚躍而起曰。瑩娜姑娘耶。是安在者。汝見瑩娜姑娘耶。

克拉克擲紙於案曰。誠哉瑩娜姑娘無疑也。余是時誤其所指。是此一紙。忽閃吾眸。睽睽四顧。口惟荷荷謂瑩妹……瑩妹何在。我假非習見克拉克之龍鍾老態。我幾欲誤抱其頸而痛哭。不成一絕大笑劇耶。克拉克見余之倉皇。亦良失笑。續曰。主人姑定神志。瑩娜姑娘未來。此特其函電而已。余當時聆其未來二字。旋又冷水澆背。狂熱頓減。長吁無已。重複入座。幾忘讀其電報。旣而大悟。謂欲見瑩娜。此其導線也。吾奈何大愚。遂受而讀曰。琳姊無恙。居蘇格蘭。不日

將歸玉墩來視吾姊瑩娜。

諸君諸君。余既讀此。諸君知吾心樂否耶。譬如失乳小兒。哭索其母。雖復未見顏色。便聞其聲音。已是欣喜愉快。口渴翕張。未可強忍。又恐克拉克匿笑於旁。乃俯首顧視壁上之圖畫。

良久。又疑吾適才所讀。恐有舛誤。天地間未必易得此如願之幸福。又摩挲吾眼。反復尋玩。若曰。明明言妹居蘇格蘭。不日將歸玉墩來視吾姊。其署名又明明爲瑩娜。茫茫宇宙。詎復有第二瑩娜耶。惟是琳姊無恙一語。殊足引我悲臆。我不禁潸然淚下耳。

克拉克問曰。奴不知主人見瑩娜姑娘之函。胡以忽泣忽笑也。瑩娜姑娘近在何處。函中究作何語。余曰。告汝知之。瑩娜姑娘。不日將重踐此屋址。或竟作此屋之主人也。汝素愚戇。須以事汝主婦琳娜者事之。我不憚瑣瑣誨汝者。汝爲吾家之老僕。又親見瑩娜姑娘。由髻而笄也。克拉克亦喜曰。瑩娜姑娘殆來歸。

主人耶。奴甚喜。瑩娜姑娘待人甚厚。固無殊當日之主婦也。余聆其言。默默含笑。余未審余之面上。若何現其得意之狀態也。

余自得瑩娜消息。心中稍殺其悲思。月涼風靜。往往步至琳娜墓側。松陰如墨。有似奇鬼森然搏人。默自嗟嘆。謂琳娜者。汝之一死。雖有妨於汝一身之幸福。然余與瑩娜。則受惠良多。汝今既死。病中萬苦。當已隨烟消釋。慄寒焦熱。豈復能惜汝枯骨。我雖不敢以汝死爲樂。汝不且自樂其死耶。我不日將與汝妹宛轉交頸。床幃暱愛。汝之生時。尙蛇行驚伏。偷來窺人。今汝一縷殘魂。寧不能化爲寒烟。矗立我棗花簾外耶。余屏指默數。由蘇格蘭過發之征人。當知在明旦。可達玉墩。喜雲蔚空。香風襲坐。都似替我狀得意之色。

余前一日。便囑哈利裏糧馳往玉墩車站。一見瑩娜姑娘顏色。更不必與之絮語。卽飛來報我。又命克拉克洞闢柅門。糞除花徑。苟見瑩娜姑娘。攜有皮篋等物。汝須一一爲之提攜入室。我則燃燈不滅。端坐以俟。譬如用兵。克拉克則擊



柝巡緝轅門者也。哈利則似前驅之先鋒。一一埋伏。一一佈置。算無遺策。深居  
中軍。靜聽大好消息者。非我喬基而誰耶。

魚更屢躍。而地平線上。終未露一角紅暈。豈長此黑夜漫漫耶。獨居寡歡。汝便  
作此惡劇。與人消遣。倘他日我既與瑩娜結婚之後。被池增暖。衾浪留香。祝汝  
再閨長更。鳴雞不唱。而汝轉捧一輪紅日。旋離海嶠。入此窗紗。我固知汝斷不  
宛如人意也。余倦極假寐。略一開目。則杲杲者已射我眼。余俯首遠矚樓下。彼  
哈利者。蹤迹杳然。我知今日之事。固不妙也。

曩日火車抵埠。約在七點二十三分。今已距八鐘不遠矣。瑩妹瑩妹。豈汝遽病  
耶。豈汝別有羈絆。而改其行期耶。豈火車出軌。而汝攖其震驚耶。豈汝下車。忽  
遇故人。絮聒不已耶。豈故意遲滯。使我望眼欲穿。然後相見。乃引爲大快耶。雖  
然。哈利何爲者。汝之雙足。余並未箝束之。汝誤人好事。余祝汝足且刖也。余聞  
道支那故事者。謂士人應試而俟榜發。其神態大率類是。余友嘗笑述其醜。

以告余。不謂余今日之狀況。竟不啻支那人之啾啾唔唔者。墮入魔劫也。

雖然。余責哈利。余又自知其過矣。火車抵埠之時。不能卽爲哈利報我之時。蓋玉墩距離車站甚遙。以四十分鐘時間。哈利雖極善走。恐亦無能爲役也。不見此時哈利全息而至。汗珠如雨。脫帽狂奔。窺其足趾之高。料必有佳音見告矣。余此時心極忐忑。肅躬屏氣。鵠立以俟。

我此時十分震恐。以爲汝哈利者。苟矢口報我未見瑩娜姑娘者。我直不復能保我生命矣。汝苟愛主人。宜不如是。余更不復能致詰問。惟鼓其耳膜。聽彼聲浪。排此空氣而入。噫嘻。余誠大幸。蓋是時余聞哈利之言者。謂瑩娜姑娘已下火車。而盈盈如花之隨風飄舞向玉墩而來也。

諸君。余之喜躍。誠達於極點。忽自語曰。悲夫瑩妹。汝固猶有至玉墩時耶。我直以爲東海之東。北海之北。參商二星。永不相見。豈料一寸芳心之中。猶肯安擺一番基。固知汝不能耐此迢遙歲月。而果翩然過返也。又笑曰。汝今此來。誠如

鸚鵡入籠。自以銀鎖齧其雙足。奚猶有飛去之日。且我之待爾。更不能似曩時。之以禮自衛。汝卽不從我。且將捉膝擁襟。施其強迫之手段。非我不知自重。我誠奉汝最親愛之姊。命令而乃敢然也。雖然。汝固背拒我耶。我默揣我當日與汝依依暗室之中。固早已目成而心許焉已。

我方輾轉躊躇。舉我心中之幻想奇思。如執筆編豔情之小說。曩娜往復。其樂不可思議。忽聆我巡緝轅門之克拉克大聲疾呼曰。瑩娜姑娘來矣。我遙答曰。咦……我之瑩妹……旋即飛步下樓。遽然相見於我大餐室。

瞥見瑩娜丰姿綽約。半載不見。丰韻更勝當時。靨潤而腮腴。一種紅活之色。透露肌裏。相形之下。覺余之柴立失形。他日與彼結婚之後。恐不能稱佳人意。余急脫帽爲禮。鞠躬而呼曰。我最愛之瑩妹。別來無恙。瑩娜亦欣然。至余前。握余之手。柔荑溫潤。觸體欲融。兩人相視。目不他瞬。幾捧此身於迷雲疊障之中。更不能作一語。

鹵莽哉。我家之先鋒哈利也。忽於此一杪時間。又闖入此室。高聲報曰。有客投刺。乞主人相見。

余怒曰。蠢奴。汝不見我此時方與瑩娜姑娘絮絮耶。余祇知有瑩娜姑娘。凡瑩娜姑娘之外。皆無強我相見之權。無論何客。汝以先鋒之威。逐其人使去可耳。……余言雖如此。余早採取哈利手中之名刺。見其上署名爲魔德克。余誠不識其人。急投刺於地。呵曰。速去。速去。毋溷乃公。

孰知瑩娜至是豐輔之間。忽綻羞暈。轉顧哈利曰。哈利且去。囑客逕入可耳。此君非外人。君之姻親也。余訝曰。妹固識其人耶。瑩娜微笑曰。然。余良不悅。意謂汝瑩娜者。心中只宜有余一人。舍余而外。余斷不許汝更識他儉。汝今忽稱識客。余蓋甚不悅汝矣。未久。客果隨哈利入。余斜睨之。其人肥碩而委瑣。面目團團。自頂至踵。無一絲清淑之氣。望而知爲闌闌間一庸俗鄙夫。余誠不料天仙化人如我瑩娜者。乃與此人爲友。貶仙鶴而入雞羣。抑芳蘭而供蟋蟀。抑何不

自尊重。客與余爲禮。余略頷之。故示輕薄之狀。

余仍收回余之眸光。返照我瑩妹。客亦不復謙遜。徑坐於我瑩妹之側。由囊中探取雪茄。燃作輕霧。盤旋成一大圈。以指相擊。烟灰脫手而落。余默焦怒。客太無禮。汝詎能信。瑩娜姑娘不復憎汝。烟氣親密如余。固猶未敢唐突彼美耳。汝爲何人。汝自視能如余與瑩娜親切耶。余無限憤懣。急欲瑩娜叙談。諸君試思。余此時所急欲言者。宜莫如先告以其姊之死矣。詎知余一見瑩娜。早已樂而失檢。更不復憶有琳娜之事。轉絮絮詢瑩娜近狀。嗟乎。人之無良。至於如余。亦可謂集合無數無良之人。而公舉我爲元首焉。余曰。自違吾妹芳範。蓋已數月矣。妹奈何不告吾。而遂遠游。妹殆怨吾在妹閨中之輕薄過甚耶。瑩娜曰。唯。余又曰。余思吾妹。幾於發狂。瑩娜又曰。唯。唯。余又曰。妹居蘇格蘭。宜亦魂夢纏繞余身。設非妹之魂夢纏繞余身者。余何爲宵宵見妹於夢中也。瑩娜又曰。唯。唯。

余此時忽大奇訝。念瑩娜何忽作此冷態向人。且腮紅面赤。若不勝其羞者。殆因有客在坐。恐人聞之。引爲笑柄耶。

妹亦大癡。不日且將嫁吾矣。他時見客。又將何如耶。余更欲致詞。瑩娜已窺吾意。恐余語更涉不莊。忽起正色阻余曰。喬基先生。勿作是語。余已有夫。先生自重。勿使吾夫婦身世之間。致生惡感也。余之耳中忽聆瑩娜作此驚人之語。余亦不復能信。強忍余胸中擊刺之苦痛。轉詢瑩娜曰。妹殆戲吾耳。妹之夫安在。瑩娜曰。此事安可戲者。更引手指余所最厭鄙之客之魔德克曰。此卽余在蘇格蘭結婚之夫也。

余此時魂魄已非我有。直將頓足入地。勉自振作。默訟於心曰。瑩娜必以是言誑吾。吾斷不可爲其所誑。豎盡時間。橫盡空間。斷無有以此玲瓏嬌小之美人而嫁是臃腫鄙夷之俗子。瑩妹瑩妹。汝卽欲如是云云。恐上帝亦不許汝如是云云也。吾寧願汝以吾爲戲。余苟再得汝一言。謂喬基。吾殆戲汝者。余卽時長

跪在地。抱汝之膝而吮唾之。雖客怪笑。吾亦不恤。瑩妹瑩妹汝奈何不速告我。謂妹戲我耶。

余轉強作笑容。逗瑩娜而言曰。妹或者一時傾倒魔德君而偶有是念耳。今重見余。宜將傾倒魔德君之心。隨卽取消。妹雙眸瑩瑩。如翦秋水。豈有不辨妍媸而妄用其情者悲夫。余之此言。豈得已哉。在人夫壻之前。忽提及當時之曖昧情事。使瑩娜胡以自容。而尤奇者。聞其旣嫁矣。質之私心。轉不肯信。至欲與其夫爭顏色之美麗。平心而論。魔德亦非奇醜者。吾鄙其人。吾遂以爲其人地獄變相之不如焉耳。

魔德君其時亦極忿怒。雙拳按膝。睜目相視。設非瑩娜居中以善言慰解者。吾知其拳定擊余身。隆隆然作響。顧此雞肋。烏能禁持。瑩娜之言曰。吾夫勿怒。喬基先生素喜虐謔。吾姊亦常規之。又謂余曰。吾姊奚往。何以聞余之來。遲遲不下此樓。余甚思見吾姊也。

余此時始腸斷氣絕。明知瑩娜身已他屬。舉我曩日之癡心妄想。頓付之無何有之鄉。而一縷情絲。至是始復縈繞於吾。既死之琳娜。悲夫。悲夫。天下之足以言恩愛者。詎知除琴瑟之外。更無有一人足以生死與共者也。生前不知珍重。一日受他人之冷落。始迴憶錦衾熨貼。別有會心。則亦奚及耶。余今日之見屏於瑩娜。固已至矣。其問阿姊。益觸於心。余不暇酬答。惟持此萬斛淚泉。如訴我之哀猿幽咽而已。

余哭未已。轉使瑩娜與魔得皇駭無主意。吾殆類瘋狂。旁顧克拉克。問汝主人究是何意。乃忽作此沈痛。克拉克含淚而告曰。瑩娜姑娘。吾主人此時之哀。殆因吾主婦琳娜之死。爲甚可憐也。克拉克一語未畢。瑩娜如攖刀鋸。驚曰。天乎。吾姊殆有他變耶。

吾續哭曰。瑩妹瑩妹。汝來胡遲。蓋汝姊之盼汝也久矣。倘妹早來於百日之前。猶可冀一把晤。奈何。鴻飛天外。竟至冥冥。今日芳躅降臨。則室邇人遐。愴然欲



絕。余非木石妹寧能止吾之不悲也……瑩娜于是乃知其姊果死不禁雙頓小靴掩面大慟。余此時甚欲以琳娜之遺函示彼以礙于魔德不能逕出恐增彼夫婦之嫌隙。蓋我非欲徒逞己意而不爲瑩娜設身處地思也。

既而瑩娜收淚問曰。吾負姊矣。吾負姊矣。未審吾姊臨畢命時。曾有何語以遺君。吾早知如此。吾奚至遁逃至千里之外。并不能親視其含斂。一息之差。頓抱畢生之憾……余默念曰。汝殆猶未知琳娜之特爲汝死耳。余卽亦不語。祇曰。瑩妹今夕宿于何所。妹苟肯假余一二小時。余將有言以告妹也。

瑩娜此時若已默窺余意。毅然對其夫魔德曰。君休矣。請俟我于村中米糞旅舍。吾將偕吾兄喬基。至吾姊墓前而臨風一哭也。魔德聞瑩娜此言。意似不悅。謂瑩娜曰。卿往吾當與偕。瑩娜嬌嗔曰。吾實不願偕汝。汝又奈何。魔德不得已。怏怏遂行。

余見魔德既行。遽問瑩娜曰。妹竟嫁矣。瑩娜哭應曰。然。余又曰。妹曩時胡以忽

動離去玉墩之心。又不明示余夫婦之居址。今已鑄九州鐵。成此大錯。知妹且將有深悔此一行者……于是余乃窒息上樓。取琳娜之遺書。含淚呈于瑩娜之前。瑩娜讀之。蓋紙上之墨。已顆顆化作秋波中之淚珠矣。

瑩娜讀書既畢。不禁牽其長裙。跪禱于地良久。復吮其函。哭曰。世間乃有愛我如姊之人。我苟知姊必出于一死。即使姊而尚在我。亦當持此萋萋之躬。勉奉君子。况九幽之魂。已長抱此無窮之失望以去耶。天乎姊乎。妹萬割不足贖負姊之罪耳。言畢。起立舉其纖白如玉之皓腕。引至余口。余半跪就吮之。

余此時。又涉遐想。蓋蘊釀瑩娜適才之語。意足令余既僵之魂。魄復甦也。特未知瑩娜將何以處魔德耳。余昵問曰。妹將往弔琳娜耶。余願爲妹鄉導。特妹來猶未進餐。余囑克拉克爲妹作麪包也。瑩娜搖首曰。與兄往耳。恨滿腸胃。更無方寸之地。可容酒食。或者撫棺一慟。轉足快心。

余乃引瑩娜步出室外。沿途秋花。娟娟作態。瑩娜且行且摘花。編成無數花圈。

余知其爲作插墓用也。是時不過剛及午分。而長天幽黑。已成薄暮。蓋上帝亦知我兩人之悲惋。故結愁雲也。余隨瑩娜身後。意極無聊。乃復問曰。妹何時與魔德君結婚者。余不敢誑余。實妒之。

瑩娜嘆曰。余與彼結婚。剛匝月耳。雖然。結婚於彼。誠非所願。追原禍始。實姊也成之。余驚曰。妹言胡以出此。汝姊安知世間之有魔德君。而乃欲妹與彼結婚。瑩娜又曰。兄自視與魔德何如。余聆瑩娜是言。甚出意外。使在常人。必謙遜不遑。自謝弗如己耳。然余深信余之美麗。夔乎出魔德之上。乃毅然答曰。謂余不及魔德君者。或者盲目則然耳。……余是言既出。亦覺慙汗。天下有龐然自大。盛稱一己之顏色如吾者耶。

著者曰。吾書至此。又未嘗不啞然笑也。吾國古典籍中。其自諛顏色而不自知其恥者。莫過於戰國時之鄒忌。鄒忌之言曰。吾與城北徐公孰美。其妻美之。其妾美之。其友人美之。大公無我。未肯顛倒妍媸者。惟屏間七尺之鏡而

已喬基至欲與魔德爭妍而爲之姨爲之妻者。又伸此而緹彼。其果足爲定論耶。雖然吾不能不服喬基之不自知其恥也。舉此一端已面厚三寸。天下有三寸厚面而足以爲美者耶。嗚呼此風至今爲烈矣。雖著者猶未能免也。一笑。

瑩娜曰。兄爲此言。誰則不信者。妹與兄之情好。雖未明露其端倪。然彼此膠結。上帝亦實鑒之。妹舍兄不嫁。更誰復可嫁。然妹必不肯嫁兄者。以有姊在故也。姊嚙昔嘗道達兄意。謂兄意屬意于妹。妹反復思之。終不願以藐躬兒女之私。以吾姊瑟琴之樂。故自姊是夜。明告妹以同事君子之語。妹遂決意離此情網。去而留寓蘇格蘭旅邸之中。妹之出也。又未動吾姊財產之毫末。客囊甚苦拮据。魔德君賈於蘇格蘭之大德銀行。甚屬意妹。時時助妹以金錢。妹居蘇格蘭兩月。自念終非長策。思返玉墩來視吾姊。旣而恐隻身來至君處。又復爲君家夫婦情魔纏繞。若欲懺除此孽。則非舉伶仃一身有所付託。然後吾姊乃不至。

以婚姻相繫。異鄉落落。更無良匹。不得已乃與魔德君結此一重孽緣也。

喬基吾兄女子結婚。至吾英國。可謂極自由矣。然妹終不得預于此數者。以身雖屬之他人。而心則持贈吾兄也。固已久矣。山竭海枯。今忽釀出此無窮之慘劇。兄腸斷。妹腸完耶。今事已至此……嗚呼。瑩娜言未畢。而巍然青塚。已露于叢薄之間。特不知黃土美人。此時見我輩之來。更未審傷心何似耳。余指以告瑩娜。瑩娜馳至墓所。席草而坐。不禁失聲婉呼曰。吾姊……瑩娜來矣……除此語外。更無聲息。蓋痛極而踣也。彼夫世間女子。往往一掬之淚。彈指卽來。多非由心而發。幾疑引吭學爲笙簧。至使聞者嘆其音之婉妙。若瑩娜殆亦不善哭者矣。然而其肺腑崩裂。可知也。且假使余與瑩娜。果如琳娜之志。成爲伉儷。則今日奠漿酒而颺紙灰。泉下或猶含笑耳。詎知我則故夫之故人。己新人之新盟約。已寒。嬌軀誤喪。我知琳娜苟有返魂之術。寧不重回世界。執瑩娜纖纖皓腕。而一折證之耶。

澗泉鳴溜。松風怒號。不能卽謂我琳娜揮淚相答。蓋悽惶無地者。惟余與瑩娜二人而已。瑩娜收涕起立。更不留戀。凝然舍琳娜之墓而行。粉龐中若蘊有無限之冰霜者。余此時縱極無賴。亦何能再強瑩娜與之叙款款之私情。祇躡其行迹。僕僕尾隨之。瑩娜行至余居。余默窺其舉止。是否更入余室。乃瑩娜若弗見也者。徑越余居而過。余悲呼曰。瑩妹瑩妹。汝其長舍薄命人而去耶。

瑩娜見余情狀。微側其腰。震顛而答曰。妹將往視魔德……余歎恨曰。然哉。汝自宜往視魔德也。汝之多情。誠不可及。特難爲余耳……瑩娜續曰。囑彼勿用久待。余襜被來宿君處……余聞是言。驚極不能自信。天下固有如許出人意料之幸福耶。恐夢魔耶。

余方欲追問以實其言。瑩娜之步。已疾于飛隼。轉瞬不見。余低徊入室。覺繡墩橡椅。今後未知能否常坐玉人。然窺其適才之言。轉使人莫測其用意。蓋天下之事。過於所望。則不能無疑。疑瑩娜厭余癡騃之狀。特用是言爲戲而已。

余歸時方欲指揮克拉克與哈利灑掃瑩娜前所居之室。安頓彼美。乃思至此。良用怨憤。自念我半生之舉動。往往足使克拉克等之譏誚。今何可復鹵莽從事。萬一瑩娜不來。則余又奚以自解。不又增我歷史上之一笑劇耶。嗚呼。余生已矣。卽顛倒妄想。徒亂人意。死者不可復生。嫁者寧能重返。珠沈玉碎。一例同之。若再糾纏不已。匪直癡也。亦未免喪心已。余以今日偕瑩娜往弔琳娜。歸時倍極困倦。夕陽孤塚。笑語燈前。余雖未必有是景况。然而一枕沈沈。蓋早覓琳娜于夢中也。

余眠時以微燥熱。祇以一幅薄衾。掩覆吾體。迨更漏已深。則冰簟生涼。侵人如水。余良不自覺。悲乎。使有琳娜在。則疊褥重茵。已代我殷勤熨貼矣。乃余甫驚醒。似覺有人舉衣來覆吾體。余大駭。豈琳娜之靈魂。搖搖至余床側耶。苟能如是。是亦余願。人如瑩娜。已爲人刼奪而去矣。余之刼鬼。其又奚辭。余于是更不延緩。朦朧之中。陡舉雙臂。擁琳娜於懷。

軟玉溫香。膩然滿抱。大不類似魂魄。苟世界上之魂魄能盡如是者。余毋寧狎鬼耳。余方凝思。忽聞小語曰。吾兄鄭重……吾兄鄭重……余驟啓雙目。噫嘻。琳娜奚往耶。則仍一娟潔美好之瑩娜。依依余側。余急釋手。欠身驚問曰。汝爲誰……夫吾明明旣知爲瑩娜矣。而乃有是疑問者。以深夜之間。臥榻之側。余已無婦。彼已有夫。斷斷不許犯此瓜李之嫌。而毅然直排吾闥而入也。

瑩娜微笑曰。吾瑩娜也。恐兄怯寒。不圖竟擾清夢。余曰。妹以何時至此。余乃不知。瑩娜曰。妹來已三小時矣。來時聞兄熟睡。遂與克拉克料理。妹當日所處之圍枕。簾。梳。櫛。粗粗佈置。方思就睡。意兄衾薄。無人照察。特來走視耳。余曰。魔德君是否偕來。瑩娜曰。此兄居也。妹胡敢挈彼而至。得毋鵲巢也。而鳩占乎。妹伶仃一身。兄或不至屏諸門外耳。

余聞瑩娜之言。殊莫測其是何用意。強笑曰。妹踽踽獨行。何以慰藉夫壻。譬似鴛鴦。他人未嘗折其翼。而彼轉分飛。毋乃不近情理。瑩娜至此。急失聲長嘆曰。



嗟乎嗟乎。請實告君。夫婦之好。妹此生已無復妄想矣。重泉魂孤。孑然矗立者。非吾姊耶。偶一憶及。五內崩裂。况鰥居之日。耿耿終年。妹也何人。忍觸琴瑟之音。而動斷腸之聽。閫以外。兄歟。落落閫以內。妹也。夤夤。此其所以報兄與吾姊。琳娜耳。魔德君特不幸而亦罹此情網。去留任彼自決之。薄命餘生。更不暇爲人籌畫也。

嗟乎。諸君瑩娜之言。一字一淚。一淚一血。余深知其由心而發。轉甚憐憫其身。世不欲以余身之痛苦。累此年齡方稚之美人。是時余誠發現其天良。毅然對瑩娜曰。妹勿爾。妹譬于花。甫綻嬌蕊。此後風和日麗。豔福方長。烏許忽生此偏見。余之薄德。重干天譴。亦既誤汝姊矣。盈盈弱妹。苟再爲余所誤。余有幾身。甯能禁上帝之誅罰耶。使妹而滿慰兄意。須速返米糞旅邸。勿使魔德望眼穿也。瑩娜含笑。俯首不語。余見其含笑。疑其已諱我言。此心又復忐忑。私念瑩娜果舍魔德而來就余。余甯不甚願。特心理上自覺慚悚。且余適才責以大義。萬一

瑩娜竟恍然悟其所行非是。翌日又偕魔德返歸蘇格蘭。則質之私衷。何以自解。且余非必遂有狎暱瑩娜之思也。譬彼美玉。供諸室中。雖不能竟謂我有覺。猶較他人所據。差愈焉耳。

況魔德之爲人。余敢誓其蠢如鹿豕。以蠢如鹿豕之人。千載而下。使其歷史上。忽增一語。謂美如天仙之瑩娜。曾爲之婦。又豈造物造美人心。余思至此。遂不似適才之侃侃。又謂瑩娜曰。妹苟欲暫居余室者。亦甚佳事。特恐魔德君苦來相撾。妹又何以待之。……噫嘻。前此之言。公言也。今茲之言。私言也。理欲交戰。固競競然可懼也哉。

瑩娜此時不語如故。既而起身告退。臨去猶頻頻回轉秋波。若蘊有無窮憐愛者。余目送其下樓。乃余是夜之輾轉躊躇。殊難消受。揆瑩娜芳心中之曲折。不能竟謂其無情。然既不能無情于我矣。彼何以對魔德耶。特世間之所謂私情者。皆祇知有己之一方面。而未嘗爲其夫設想。誠篤若余。猶私人之婦者之儼。

出而已。目光炯炯，徹夜未睡。次日清曉，卽行下樓。乃魔德已喧呶于吾室。其在先所言，余以不及聞，而弗詳其所聞者，則曰：婦之於夫，猶形之於影。天下未有形在於彼，而影轉滯於此者。乃吾獨赴蘇格蘭耶？汝留此室，良是何意。卽謂喬基先生爲汝姻親，無嫌疑之可言。然爲汝夫者，究胡能怗然而不以爲異。姑勿論汝爲纖纖一女子，卽鼎鼎鬚眉，亦不當舍己訂婚約之妻，偕人家女郎共處。不圖卿秀外慧中，而顛倒若是……魔德言至此，忽仰首見余，急脫帽爲禮。且曰：喬基先生爲通達事理者，吾妻欲舍吾而居先生室，先生甯能留之乎。余聆魔德之言，宛轉關生，直使旁人無能置喙。不謂蠢奴口角，良復尖利。殆奪其角者，予其耶？設我于此，再助瑩娜與之駁詰，則轉坐實。吾與瑩娜有秘密之交涉矣。余是時惟眈眈其眸子，斜視瑩娜而已。

噫，瑩娜雖極聰慧，于此時間，亦何堪掬其區區之心，以示魔德。謂我不隨汝往者，將欲屏夫婦之好，以報喬基與琳娜也。雙頰暈紅，含羞不語。微舉皓腕，以手

摩弄胸前之金索。窺瑩娜之意。亦非不愛其夫者。徒以情勢不可兩全。乃遁而出此下策。惜余當時不識瑩娜志趣之高潔。私心竊疑爲屬意于我。由是袖手不作一語。悲夫悲夫。余早知瑩娜持躬如玉。終未肯假我以肌膚之親。余曷不苦諫之。以遂其夫婦之好。何至損于人者。並未有益於己耶。

魔德見瑩娜無語。詰責益烈。幾欲用強硬手段。牽之使去。余再顧瑩娜。則粉腮淚融。嬌怯可憫。僅作哀音對魔德曰。請君予我以五禮拜之限。君再來挈我歸。蘇格蘭何如。魔德冷笑曰。卿乃爲是緩兵之計耶。

瑩娜哭曰。嗟乎。妾之此身。已註名君籍矣。卽遲至數禮拜後。亦誰得謂非君婦者。君與妾聚首之日長。妾與吾姊此生已不復相見。妾無他願。欲稍緩此如流之歲月。多哭吾姊數日。則所以報吾姊者在此耳。妾卽有萬千不是。君宵不能念枕席之情。而稍從妾意耶。苦苦相逼。則所以愛妾者。可知焉矣。

魔德又曰。吾之娶汝也。擲金錢若干。負債山積。所望者何在。亦不過冀汝朝夕

隨余猶可藉是寬解耳。譬之世人傾囊買笑。明知金盡未可復返。然就此不就。彼者亦正以枕衾之愛。有百倍於資財者在也。假使舍枕衾而弗御。雖在浪子。且藏金於篋矣。

余至是始知魔德心中千曲萬折。其目的不過徒在於是。是亦易與耳。遂不待瑩娜再答。乃攘臂攬言曰。魔德君少安毋躁。請聽余一言。

魔德家非素封。聆其所言。余知之已確。乃向之言曰。余雖不腆。竊願舉萬金以助瑩妹之粧奩。特乞君勿苦苦相逼。使瑩妹艱窘耳。雖然。此款亦非余所自出也。揆其原始。仍是瑩妹之物。特瑩妹廉介不肯苟取。故至今猶藏余篋中……余至是乃滔滔述當日琳娜與瑩娜讓產之狀。語至沈痛。余不禁眉飛色舞。覺生平所言者。奚啻數千萬語。終不及今日之樂而已。又旁顧克拉克。囑其將琳娜遺產之簿據。取至。余乃雙手舉而捧至魔德之前。魔德是時如作異夢。驚駭欲絕。

魔德旁顧瑩娜。一若恐余之戲彼者。然使天下苟盡如魔德之爲人。則或者吾乃戲耳。余仍恐瑩娜復作當日謙遜之狀。乃瑩娜競毅然對魔德曰。君可逕取去。吾知喬基先生此舉。出之至誠。君亦不必遲慮也。噫嘻。美人之心誠冰雪哉。瑩娜此時明知魔德一利徒耳。苟有可以動其心者。雖巨款不惜。天下所最可寶貴。男女之愛情而已。僮父不察。乃重金帛而薄美人。奚足值櫻口之一笑。是故瑩娜之意。若曰。喬基之情。誠足生死。區區財產。看之猶土苴耳。以土苴擲魔德。以愛情贈喬基。吾所以報喬基者已至。且瑩娜既囑魔德承受此產。則其決不與復合可知。蓋此時瑩娜苟有復合之志。則亦何肯慨然任受。質諸當日讓之之心。詎宜若是。吾心之樂。不可殫述。而魔德亦手抱財產之簿籍。樂亦如余。特我二人之樂。其程度不啻天淵。而却未可語財虜之心而已。

魔德免冠謝余曰。感君多情。余受賜已重。吾妻苟欲在此。吾亦不復相強。稍遲數禮拜。吾再挈吾妻返蘇格蘭耳。言畢。匆匆遂出。余室。余目送之。顧瑩娜笑曰。

惜哉汝夫。魔德競賣汝矣。

瑩娜愴然不樂。復謂余曰。今日舉兄之所有。忽持贈他人。兄素磊落。當不以是介意。惟質之私心。乃慚當日推讓吾姊之時。都成質鼎。然區區身外之物。良不足重。妹特欲擲君無限之財帛。以買此寶貴之光陰。此極寶貴之光陰者。妹與兄當共珍惜之耳。余曰。妹言良然。但數禮拜後。則魔德又來。妹當奈何。瑩娜顰眉嘆曰。姑置之。

自此之後。瑩娜悉易其愁苦之容。矯爲穠豔。簪花傅粉。倍極修飾。舉一顰一笑。咸來供我之賞鑒。至偎肩昵語。疊股低吟。宛轉都如人意。每餐既畢。則必遨遊于余村之外。玉墩諸山。所有幽勝之處。悉爲我兩人屐齒所印。

苟經琳娜墓所。彼必繞越其處而過。余詢其何意。彼謂不欲以此傷心之境。偶來糾纏。新月黃昏。夕陽古樹。大有汲汲顧影之態。我苟就寢。彼必親坐床側。詢寒問暖。無限叮嚀。往往夜漏既流。彼日搜索幼時嬉戲之事。語余以博一笑。有

時彼先就枕。亦且強余爲之熨貼撫摩。或含笑攬余之頸於懷。瑣屑私事。口脂唇馥。觸人欲融。

嗟乎。男女情欲。至于此極。余今日著爲此書。苟語人曰。余與瑩娜當時曾未嘗涉一毫之苟。且其人雖愚。誰則肯信者。顧我亦豈是支那魯國男子。具有坐懷不亂之堅貞。蓋苟如我之心。早已玷其清白也久矣。無如瑩娜之待余情至義盡。而獨至此區區間不容髮之際。彼遂慷慨流涕。謂苟如此者。則無以對其夫魔德也。

夫我之視魔德。非儼然仇敵耶。而彼顧不肯負之者。以爲魔德之娶彼。亦非計誘而術騙。特瑩娜用情於吾夫婦者過深。轉釀成此意外之變局耳。瑩娜之見解超絕一切。所以我當淫心蕩漾百脈沸張之時。亦能以禮節之。然而瑩娜之躬。我蓋已無不目矚而手摩者矣。

夫以人情之嗜利也。方其獲利之時。則無不任人所欲爲。及其既獲。則彼遂視



爲固有而恣睢之心又生。以魔德證之。不其然耶。果至五禮拜後。彼復又蹣跚而來。一若瑩娜質押吾處。已得吾所贈財產相當之酬報者。初見余亦不致謝。僅盛氣向瑩娜曰。所限之期已屆矣。汝盍速搆搆一切。偕吾歸耳。嗟乎。瑩娜於余雖未及於狎愛。然其情致固如膠漆。無可諱者。驟用強力折之。使裂。宵不傷心。乃瑩娜俯首。更不作一語。魔德迫之愈堅。瑩娜緘默愈甚。所可辨者。秋波中微含有清瑩之水而已。諸君試思此種情況。猶不能不啓後世之疑。況在當時。魔德殊悻悻。緣在吾英國。則爲夫者。雖極怒其婦。尙不至橫加凌虐。否者魔德鹵莽。寧不能摔其鬢雲。曳之使去耶。

魔德見瑩娜毫無隨彼歸蘇格蘭之意。目裂髮張。余筆鈍拙。直無以寫彼當日焦怒之狀。又不能勸。惟避至余室。爲余藏身之妙術。不知瑩娜與魔德更作何語。魔德怒而出。窺其意殊不善。想另有妙策。以來窘其妻也。

魔德既去。余更下樓。笑問瑩娜曰。魔德乃舍妹而行耶。瑩娜嘆曰。孽由自作。悔

何可追。然妹亦無所用悔。此身在妹自視。已如贅疣。早死一日。早安一日。况吾撫心自問。終不負吾夫。吾夫此時。殆已赴警察告余背夫而逃之罪矣。

玉墩無警署。去此十里有鎮。曰派克。警署在焉。魔德果赴警署。則今夕未必能至余處。余乃與瑩娜剪燭相對。黯然銷魂。更不復能作一語。獨是克拉克與哈利轉背地喁喁。一似議論主人之作爲。極不合公理者。夫余之作爲。不合公理。余實不知。特此心至此。余終無權力強其必與公理吻合。奈何汝輩素矚吾而亦作此不情之論也耶。

次日。魔德來。身後果洶洶隨數警卒。以瑩娜非有罪者。故亦不加凌虐。僅督瑩娜隨彼至裁判所一行。瑩娜此時更不留戀。毅然起身馳去。諸人亦如鳥獸散。余隻影茫茫。百感交集。不禁放聲大哭。哭畢。乃持杖亦赴派克。欲察看裁判。若何裁判而已。

夫論魔德之告瑩娜。其理較優。明知瑩娜更無能勝之理。然余必欲觀其究竟。

者私心竊冀其傲倖而已。甫至裁判所。已見魔德與瑩娜對立於庭前。裁判長爲一極老成嚴重之人。年逾五十。聲音遲鈍。余此時甚皇遽。知瑩娜必不得直。緣裁判長苟爲一少年。則少年之心。能體貼女子心地之微妙。或不難揣測。瑩娜有鄙魔德之意。惜其薄命之花。墮于溷園。能一援手。亦未可知。今日裁判長年高德劭。情欲已淡。心時時所注重者。祇有一夫婦大義。宜永求和睦之宗旨。更不能於法外略用其轉圜也。

裁判長問曰。瑩娜姑娘。汝夫告汝棄夫而居玉墩。汝果有是。否。瑩娜曰。然。然余實未嘗棄吾夫也。……言至此。淚已被頰。苟在憐愛女子之人。則宜無不爲其動心者。而裁判長乃不然。

又問曰。汝不肯隨汝夫往蘇格蘭。而謂未嘗棄汝夫。誰則肯信。且汝留玉墩。究係何意。念汝年輕。苟肯變易其初心。吾當勸汝夫魔德。不復計汝前此之愆。復敦夫婦之好。何如。瑩娜泣曰。長官之言。妾甚感。惟妾已不願夫婦之樂。是妾本

意願長官代囑魔德君另娶他女妾所不辭。

魔德忽冷語曰：我未嘗開罪于汝，汝忽出此言。我知汝口中明明謂不願有夫婦之樂者，恐汝所樂別有在也。

于是乃滔滔叙瑩娜在余室中諸狀。苦相指摘，幾使瑩娜無容身之地。余亦爲之慙惡，急藏身人叢中，幸不爲其所見。苟彼見吾，有不捉吾至裁判長前而一折證之耶。

是時堂下觀審諸人，咸竊竊私議，謂瑩娜所爲，殊足玷女子之身分。嗟乎，事不求諒於人，而人亦遂不復相諒。天下冤獄如瑩娜者，豈少也哉……瑩娜見魔德污其清操，不禁傷心，歷歷剖辨，無如世間女子欲表其清白，除終身藏之鐵櫃之中，蠅蚋並不得入，則人或不疑其有他。若瑩娜既與我耳鬢廝磨矣，將持何證以使人不疑耶。

是故瑩娜愈辨，裁判長愈疑，並謂汝之潔白，即使人所共信。然今日既對質於

庭前事不違問矣。則亦惟有隨汝夫魔德而歸。爲一不移之方針耳。瑩娜垂首仍無語。裁判長怒甚。謂瑩娜曰。汝苟再不聽長官之裁判。將置汝於獄。俟汝果能悔罪。然後舍汝。汝能安之乎。

余聞裁判長將置瑩娜於獄一語。心肺震悚。囚室陰森。何堪捱梏鸞鳳。是時余恨不能化身而爲瑩娜。翻然變計。暫隨魔德而歸。則後會猶或有日。較之長夜冥冥。不復得見我喬基。並不復得見魔德。其苦樂何如。

詎知瑩娜聞裁判長欲置之獄。若不勝其欣幸者。毅然答曰。妾之一身。正苦無從得清淨之所。懺除宿孽。苟圍牆四面。人以爲羅刹。妾實不啻天堂耳。卽請長官命人導妾前往。妾誠不願久與吾夫對立此公庭也。裁判長初意本以置獄恫嚇瑩娜。今見其慨然欲往。不禁油然而生惻憫之心。旁顧檢察員曰。瑩娜姑娘欲赴獄。君等以爲當於刑律否。檢察員曰。旣姑娘甘於就獄。則殊足表其堅貞之躬。暫居一禮拜。俟其願隨魔德君而歸。則釋出之可耳。

裁判長乃顧旁立之警卒。囑其引瑩娜暫居外獄。瑩娜匆匆下堂。面不改色。魔德亦無言而退。方衆人擾攘之中。瑩娜眼光忽及于我。旋即他視。其幽怨之態。蓋未可以楮墨形容者。嗚呼諸君。知我當是時也。宵能不怨天地之不仁耶。恫恍馳歸玉墩。大有咄咄書空之勢。次日乃挾重金而來探獄。

夫瑩娜以無罪之身。忽淪狴犴。苟使其尙有一息之生趣。則必不肯以此境况。苟爲身玷。蓋其蓄死志也久矣。獄中之恥。卽亦不恤。雖然。獄卒慕其顏色。亦且曲致體貼。爲擇一潔雅之室。安置嬌軀。圖書滿前。備其悶時之消遣。見余來。亦不攔阻。余私贈以金。彼雖受。仍道歉仄。非必獄卒亦知道義。誠我瑩娜之顏色。無論處何境遇。無不爲其融化者。特魔德何獨不可以人理論耶。

悲乎。美人花玉之躬。雖裹以綺羅。貯以金屋。猶恐損其年命。圜牆何地。乃羈此嬌小之佳人。余惟憾爲瑩娜之夫者。寡情而已。余由是日必一抵獄所。探詢蹤迹。尤奇者。從未一遇魔德。謂之寡情。余豈妄哉。余晤瑩娜時。慰以溫語。謂一星

期後。則且還妹自由之身。他時幸福方長耳。惟瑩娜聞余言。亦不辨白。但微笑而已。

女兒心地之不怡。果得一慟。以洩其蘊。未始非天地之大仁。顧吾瑩妹何如者。其微笑之時。若藏有無窮之悲憤。其笑者僞也。吾非敢武斷。吾瑩妹乃裁判長。本限瑩妹居獄一星期。詎知於土曜日間。我瑩妹乃毅然持此冰玉之軀。以贈吾。而彼遂一暝不視也哉。是日獄卒馳至余居。告吾瑩妹死事。謂實以鸞帶自扣其頸而死。裁判長已囑檢人往驗其屍矣。余聞言大慟。幾臥地不復能起。哈利扶余往獄視瑩妹。余似已失其知覺。任人牽掣而已。略一清醒。已遙見魔德亦在場中。余此時已不復顧有法律及他人之訕笑。遂進前與魔德握手。乞以瑩娜之屍畀我埋葬。余發此言時。心極忐忑。恐此言不合公理。又將攫魔德之詰責也。乃貪夫之心。迥非人所可測。彼聞余言。略一沈吟。轉謂余曰。君乃不惜金錢。以代吾妻謀窀穸耶。余急應曰。然。魔德大喜。躍然而去。嗟乎。此固人間夫

婦也用情顧乃若此。瑩娜有知，當亦含憤於天國矣。余抱屍又哭。裁判長此時頗亦不直。魔德憐余癡情，屬余將瑩娜屍去。

余雇多人，先以薄樽藏瑩娜之軀體，昇而安諸其姊琳娜之塋側。一雙玉人，同歸於盡。諸君悉有情者，甯不知余心之如欒割耶？余對瑩娜如花之骨，從百無聊賴之中，忽思以化學製其嬌軀，以伴吾荒廬之岑寂。更念琳娜黃土未寒，亦啓樽共同製鍊，被以新衣，貯以玻鏡，雖白骨無情，而情緣未斷。余自此如入定之僧，如槁灰之木。悲乎！星月在天，涼颼滿地。余之哭課又至矣。悲痛之暇，竊舉吾之往事以告諸君。余亦自知其言之贅已。